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九目錄

廣東一

布政使

參政

郭循　　劉昌
范瑛　　丁璐
黃顒　　羅僑
張懷　　吳玭
管見　　項忞
參議
王絅　　王溥
王愷　　楊信民
項篤壽　張簡　趙承謙
按察使

趙贇　　趙寛

毛吉

副使

陶魯　　林錦

丁璣　　陳欽

劉供　　徐文溥

施儒　　蕭鳴鳳

胡永盛　　顧可久

張亮年　　王叔果

僉事

劉仕貆　梁觀
顧儀　黃山
宋端儀　金達
潘鍠　王[illegible]
徐甫宰　施雨
王問　管志道

山陰張汝懋
吳興茅元儀　同校
錢塘徐象橒刊行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九

廣東一

布政使

廣東布政使王公公亮傳

公諱公亮直隸華亭人洪武初以能書舉任吏科給事中陞應天府治中僉草昧之初民心未定乃剗剔煩苛壹意綏輯以卓異聞遷府丞公益自淬礪舉所諳民情吏治斟酌施行之人大悅服永樂改元調四川右布政久之復調廣東永樂十二年卒於官公體貌魁梧舉止都雅居官廉直得大體國朝京兆丞能

撫民者合爲稱首云

廣東左布政使林公碩傳

林碩字懋弘福建閩縣人永樂十年進士拜監察御史宣德初奉命按浙江見事風生毅然負澄清之志尋遷其地按察使時有中貴人裴可力竹運於浙湯千戶者賄結之倚其勢横郡邑間碩稍繩以法中貴人怒訴於 上誣碩格詔出誹謗語逮至闕下碩叩頭言臣前爲御史官七品今超遷按察使三品臣惟恐不能報 上恩臣實無誹謗語緣臣前巡按浙江人多有不便者今但欲去臣自便耳 上爲憮然勅谷曰朕固未信是以面問汝耳即命釋之復其官而

序[illegible]明貴可力碩忤左右處雷霆之下卒能自直十

論壯爲在浙大人榛其惠於廣東左布政

廣東左布政使吳公楊墓表

張元禎

太宗皇帝時有名助教曰吳節性者道方行直矩度端嚴蔚爲縉紳師表公其季子也諱楊領永樂甲午京闈鄉薦明年登進士第賜歸丁酉拜工部主事內艱服闋調刑部浙江司宣德改元封助教以其官母妻皆安人復賜歸省滿考遷本部郎中己未陞廣東左布政使甲子廣西蠻獠流劫邊境往撫捕之丙寅助教訃聞乞歸守制朝廷方倚公撫戢不聽戊辰回司視事而疾作矣遂卒距生洪武丁卯得壽六十又三公新淦著姓十一世祖化宋醫學博士子杏林徽

爲太醫院正九世祖正道始自吉之永豐徙今何均石下曾大父貴倫大父仲信俱隱德弗耀鄉稱長者母某氏公生有美質助教先生異之曰先世種德於醫甚多食其報以光大門閭者必此兒也比長侍先生肄業大學晝夜不怠至忘寢食與天下士交游辯光日新經傳子史不事記誦而穎悟過人爲文章辭必已出不蹈襲前人司業吳公嘗語先生曰令子學識卓越非常器也領京薦時第名前列　仁宗皇帝以儲貳監國召前列者十人見喜曰皆年少奇才也在刑部所司訟諜特繁務公門敏果斷且宅心平恕

人無冤難他司有疑獄移公鞫之輒一言決大爲秋官卿所器治獄暇手不釋卷或誚公復欲爲進士邪公曰學豈間於仕不仕古人飾吏事以經術爲此耳及陟方岳一以承流宣化爲已任先德政而後刑罰設施不亟不徐大利害必具以聞而罷行之嶺海之間時和物阜帖然寧謐焉朝廷常慮嶺南水旱勑公處置公奉上德意問民疾苦恤窮困理冤抑勸農桑興學校召父老諭以孝弟忠信之道有能捐粟千石者如詔旌異蠲其徭役於是民爭出私儲而官廩皆充溢其撫綏徭觀風使以公方在海南而屬之右

有致使彭公遠遠年老矣公遽卽促裝戒行曰水陸崎嶇瘴毒尤甚豈老者所堪過同僚之有恩如此公不避艱險至則呼號首語以禍福卒靡然從化父喪不得歸公以上不能稗益於君下不能致孝於親色甚戚寢食悲嘆人與之言不應僚寀屢以慰釋之終不懌以至於卒公賦性仁厚才德優贍得失不動於中居官簡靜寡默未嘗及人之過或以語侵之受之不校閣老諸先生咸敬慕之一日少師石首楊公退朝引公訪以大才公謙讓未有知强之遂以某數人對少師親筆之册未幾旨不次擢用秋官貳卿楊公

尊善品量人物或以公問曰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廓
廟器也其陞方伯以少師建安楊公之薦公往謝焉
建安公曰薦賢為國豈可謝邪陞辭適少師西昌楊
公祭掃還楊言於朝曰吳某勤慎富才識宜留內用
豈可外補公歷仕久家政悉其兄昭訓護訓所綜理
公友愛尤篤子姓有營私者公作詩戒之曰家之隆
替係乎公私而已吾幼時與二兄並力一心未嘗私
一錢尺帛汝輩生兼發不知稼穡艱難不務耕讀惟
營私而婦言之惑恨不執汝告縣官宜速改悔不然
幽有神譴明有國法諸子姪皆拱服一家大小百餘

口同居共爨無間言郡邦稱之有能業舉子者誘掖
奬勸恐其成之晚復親爲講析而課試之鄉族多經
生學士分之功爲多

廣東右布政使周斌傳

周斌字國用昌黎人也景泰辛未進士授御史侃侃不事細瑣嘗出巡南畿河南陝右諸藩申理冤獄摘伏如神封父全如其官自 英廟復辟之元石曹輩擁奸乘勢作威福戕逐善類道路以目莫有敢嬰之者斌爲河南道御史首偕同官張鵬周瑄等具其欺罔萌亂十餘事糾之 上震怒逮至便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衆皆怖懼伏地不敢出一語斌神色自若手持章疏朗讀不少懾每讀至一事輒正色別白之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至其目功濫職 上

悖然曰彼率將士迎駕有功何謂冒論功行賞何謂
濫斌曰此輩貪天功當時迎駕止數百人光祿賜酒
牒名數具存今陞職乃數千人非冒濫而何　上默
然悉收各御史下錦衣衛獄降謫有差斌斥知江陰
縣時諸御史亦皆坐貶而斌當利害際批逆鱗以持
公道能易人所難而首出之以爲望風承旨者戒蓋
其激揚彈劾類如此石曹相繼敗　上從內閣李
賢言令冒功迎駕陞官者自首改正四千餘人而悟
御史言不謬也斌外威嚴而內平易下車江陰士民
聞其風裁敬憚久之愛戴其益嘗爲歌曰旱爲災

知縣禱甘雨來水爲患知縣禱陰雲散天順癸未薦
知開封府江陰攀轅泣留不可得爲立生祠勒碑其
治開封陞陝西叅政去日民如江陰府遮道者萬計
勒石於府治提學劉昌記之治陝奏績成化癸巳陞
廣東右布政使蒞事甫閲月卒年五十有七

廣東布政司左布政使贈光祿卿謚恭愍陳公選傳　　京學志

公名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自少端慤寡言潛修獨詣不求人知唯以古聖賢爲志天順庚辰試禮部嶺南丘濬得其文曰此古君子也寘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濬曰吾聞荀卿云賢聖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御史會修撰羅倫論大學士李賢起復謫官公抗疏直之倫雖不復而賢亦竟沮出按江西風紀大振布按長貳謁每易素服以入公曰此非憲綱體也人臣覲君服必視其品顧獨殺於御史前乎於是皆動色

相戒不敢犯已督學南畿念學者不修實行而競爲
浮詞取科第力欲變其故習校士一以德行爲本試
卷明列諸生姓名不爲彌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
於人邪以故至誠相臨無不感動條冠祭射儀令諸
生以時肄之每按部就止學官徐行審觀周旋磬折
弦歌籩豆古風郁然前後三載變色之言不施於衿
佩而成就興起至不可縷數論者謂自盧陵孫公以
來一人而已成化初遷河南備兵副使尋改提學中
州學者咸慶得師會倖奄汪直被命巡郡國都御史
以下咸匍匐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

曰提學直愈怒曰印提學寧大於都御史那公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舉止安舒而諸生且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公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政尚易簡釋繫囚除苛細凡諸宿弊一切罷去獨於贓吏不貸自是官屬斂戢父老歡呼載道未幾聞母喪卽日奔歸士民泣送者數千人立生祠祀之服除擢廣東布政使時嶺南苦中人椎剝公乃嚴條約罷和買減徭役爲惠養計會肇慶大水公具災傷狀不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舶太監韋

恭尋恣掊尅勒富民供辦公奏減其數眷復縱囊遁
番番禺知縣高瑤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旻不敢詰
公獨移文奬瑤眷深憾之番人馬力麻者貿貨海口
詭稱蘇門答剌國貢使眷利其珍奇將許焉公發其
僞逐之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避國枉道至廣
謂將往滿剌加市猊入貢所過震驚公上言此西
域貢胡借以牟利耳使墮其術必爲安南諸夷笑不
報眷知中官咸疾公乃誣摭公黨比高瑤和同貪墨
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鞫
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賂公所黜吏張褧令誣

公書未表毀內之云尹比也

執公聚不從行等阿彬執聚拷掠聚曰死即死耳安
敢以私憾減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
公矯制發粟曲庇屬官論罪當徒奏入詔奪公官遣
錦衣逮公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以衛士辟除乃得
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友人
張元禎殮以疏裕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儉
以時服公志也張聚乃上言昔閟周公元聖而四國
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
近惑於其母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
能鑠金而毀可銷骨也　陛下明並日月恩同父母

詎圖怙冒之中尚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冤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少崇正學夙抱孤忠矛處羣小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蔡首鼠兩觀以致眷橫行胸臆汙衊清節熒惑 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願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詩誤觸法為選罷黜寔臣自取眷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吝骨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等逮臣於理𤄃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

額天終無與口行等乃依倣恭語文致其詞劾遜勘災不實指便發倉曲蔽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姜爲夏姬訴夷齊爲盜跖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諜報災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遜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遜素剛正不堪忍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臀掠又潛逃恭子緒報遜死於恭以快其忿肖人佞毒一至於斯司寇之職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遜砥節奉公傾被讒構君門萬里

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自給百無所罔
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緣之士銜屈抑之
冤長讒佞之奸爲　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
事罷眷鎮守弘治初工部主事莆田林沂疏雪公冤
部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公光祿卿謚恭愍初公倣
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畝祀先周族名思遠莊迨卒
族以公甚貧舉田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戴
取而私之獨不媿乎人謂公有子云

廣東布政司右布政使左公贊墓表　何喬新

公左氏諱贊字時翊世家盱之南城曾祖諱友文仕元爲平樂州學正署南城縣尉事祖諱彥彰以能詩名贈文林郎監察御史考諱瑞別號訥庵以進士累官山東布政司左參政以公貴贈太中大夫資治少尹妣白氏累贈淑人公幼有至性方五六歲母淑人患乳癰甚危公日跪膝前吮之癰尋愈稍長就學日記數千言作詩語出驚人字畫遒勁可喜少與同邑鄒公文實見之謂訥庵曰此兒穎悟過人當使從碩師必克有成訥庵乃命公學春秋於太宰姚公大章

學書於太常卿程公南雲繇是以詞翰名于時公天分既高加以篤學未冠博極羣書於經史疑義制度沿革罔不窮探而謹識之名儒宿學皆折輩行與之友寧獻王聞其名召見使賦玉界尺詩援筆立就王覽之亟加稱賀且曰秀才詞翰兼美不易得也以所作草書賜之天順丁丑登進士第擢吏部稽勳司主事丁內外艱服闋改司封主事尋陞稽勳司員外郎郎中政務之暇蒐覽百氏作爲文章未嘗少廢嘗同考禮部會試取合格士論稱之遷浙江布政司右參政巡歷列郡所至勸農興學理寃獄讁奸豪兩浙

荒歉之餘露骴徧野公檄所司殮而瘞之吏部吳薦
公材堪典大藩不果用成化二十二年秋陞廣東右
布政使未赴以老謝事優游泉石先世有別墅在麻
源三谷每風日清美輒與鄉之耆舊登覽觴詠或逾
日忘歸家素充裕鄉人有假貸不能償者即焚其券
家食時嘗循逆旅夜會有自經者衆救之而逃公問
其故曰負官租不能辦耳公如數予之不問其姓名
其好施多此類與人接衆賢愚皆盡其懽然其所推
以爲賢者不過數人君子是以知公非汎交者初公
學於姚文敏公又受知李文達公二公秉鈞衡人謂

公且大用然公外和内剛議論是非不肯少假借以是為當道所忌在浙藩九年吏部考章屢上皆為同進者所先公恬然無毫髮見顏面晚乃登用而公無意於世矣所著有桂坡遇錄一卷桂坡文集三十卷梅花百詠一卷深衣考正一卷曆解易覽一卷皆傳於世桂坡公少時讀書處因以自號公為人豪邁不羈至其為文雖縱尺崇理致讀之温然可愛其書兼善諸體而尤精於隷端重奇古得二家筆意　憲宗皇帝嘗訪求善隷書者或以公所書進　上覽之稱善

廣東左布政使林公同墓志銘　林俊

公林氏初諱大同後從里辟爲同進鄉字也漳之文山世家曾祖瑩中祖仲謨先主事經賢父也鄭安人母也秀爽高骨氣定而神閒不爲習俗嗜好道用晦目事以誠久基遠功而畧近效故恒信於所知而詘所不能知由進士爲工部主事改戶部轉員外郎郎中兩列最書一膺勑遺既又有江西布政司右參議之拜信所知如是焉所不能知有廣西之調既又有浙江右參政廣東右布政使與左之擢藩服大致然也不舉於彼舉於此而優於職所逾重詘公者無重

以信公耶公始遊從祖邑博靜齋繼游從父邑博默庵於湖專志理學久而過之不欲外自異文公禮呂氏鄉約奉以終身故所至論行無間二書與北溪文集字義蒙訓並梓傳而廣焉靜鎮躁正辟邪嚴佛事火葬之禁毀三教歸一殿修來學雄學遷文山觀瀾書院公之任也新官政澄吏奸汰倉弊拔飛洒之豪戶加額之運軍脫伍之戎籍與保定之平糴價停屯徵蠲夏稅減柴夫馬匹廚料軍需增月糧罷河役存活二十五萬口而餘公發用之通也監收監督鎮守告巨璫公不為屈兩廣臺臣藩臬有跪禮公不行鄉

貳左轄之階公望復大起不少須以致其政介也拾
遺金還之故人餽涉非道郤之倖入親與士夫之賢
生有給死有葬陳憲副泠庵之貧張吉士紹齡之死
尤加厚焉默堂之塋覲崖父弟某侄祺之敎愛無異
覲子大宗之祠堂先正林梅窗之祠堂陳方伯遜之
墓表又手立焉惠與義也暮年委情林壑使若童
子身家重若無官所居樹生異花異如蘭色如蓮彌
月則落落則公病以死五月初四日也嗚呼物之鍾
與遣猶俟君子閣清修所自況公無是兆邪鬼神若
信之矣生甲寅十二月二十七日配安人徐氏有賢

行子郎禮嚴出娶蔡女三貴琳蔡烈王翰其婿禮琳
烈皆郡庠生孫獻其葬臘月甲子銘曰燕紀刻赫奕
須豕驟腐或楮拘達乃蟹躁粤有撥踰天日自矢蘭
化弗芬我擷其是嗟嗟訥斬志潔行廉洞覩底裡虛
明坦謙官以恬起亦以施貧大醇穠脉流風此真悠
悠北南徑途川幽盍起典刑永觀淌倚

廣東左布政使謝公廸神道碑　劉龍

廣東左布政使謝公石厓旣葬之明年伯兄少傅公木齋先生自越中走介以書抵龍曰吾弟布政不祿雖已襄事神道尚未有碑於制爲闕敢以世好屬之于子其無靳蓋予與石厓以弘治己未同舉進士廷試策上少傅公實讀卷少傅公之子太常少卿丕之與於禮部也予復濫竽校其文道義之雅不一而足顧安得辭按狀公諱廸字于吉别號石厓自幼神淸氣爽頴悟過人父簡菴公鍾愛以其多病不欲事進取公益務操修不懈於學會有司應詔以明經薦

入京師得咨少傅公卒業東川劉學士之門居庚餘大有造詣歸浙就省試中式明年第進士尋授兵部職方司主事轉武選司員外郎文務秀千揮遺若流悉中肯綮大司馬諸公咸委重之正德初逆瑾亂政擅權少傅公與脢菴少師同時罷去已而遷怒公與少卿丕亦歸公怡然退處林下嘯咏自適若將終身

今上登極懋隆治化思用舊臣起為江西右參議已遷廣東左布政使入覲還任遇疾卒于途公夙有遠志久鬱弗施起廢以來益圖奮勵用答殊遇其參議時南昌民有謀殺兄而誣其族者有司莫能訊公

密爲蹤跡竟得其狀遂伏辜時稱神明巡撫都御史盛公薦爲九江兵備副使其地爲江湖要衝自逆濠屠變之後獄[illegible]弟推事多可慮公除其煩苛務爲綏戢民賴以寧建議城彭澤財力之[illegible]措如公私不擾九江形勢自是增壯修理庠校以作育爲事科目得雋斬然於昔陶靖節狄梁公之祠廢久傾圯爲之葺治以崇祀事曰是風化所關不可廢也轉河南按察使風[illegible]肅然獄無滯囚僚友咸覲嘖嘖歎服嶺南之操事先其要裕民剔弊不遺餘力時值大比以貢院隘陋撤拓而新之士就試者從容展布以程

科目之重餘固未能悉也論者謂其深於經學不尚
詞華發之舉措鑿鑿可行有裨於世才識明敏足以
濟之又毅然有執不為世故撓屈隨所至輒有聲稱
使天假之年得究其用事業所建尤當有不可量者
惜乎其遽止於斯也卒以嘉靖己亥春秋六十有三
曾祖諱原廣祖諱瑩號直菴考諱恩號簡菴俱以少
傅公貴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廣東右布政使陸公銓行狀　　戴鯨

公諱銓字選之別號石溪其先自唐宣公後父偁弘治癸丑進士　孝廟時爲御史剛直聞用所援閣晉再陞副使以子釴貴封都御史公生而卓姿秀異穎悟絕倫經史百家言一覽輒記憶不忘長業舉子述精思力索意見出自胸臆爲文上追先秦兩漢人以爲柳柳州蘇長公之徒正德丙子領鄉薦嘉靖癸未以易魁禮闈廷試第二甲除刑部山西司主事時大禮議起公偕筆署名疏入廷杖幾絕而復甦尋推長十三司章疏法比猾胥敝奸詳明若繩滑滑之不法

議吟密之情罪皆舉朝所不能決者直以片辭折之
而已既而改武選疏革武弁之弊乞多戌子陞武庫
員外郎是年當鄉試　天子創制出內臣司外文柄
公奉命往福建得儁爲多轉禮部儀制郎中　上方
鋭意禮文更新制作創四郊親籍親蠶諸議傳奉旁
午時任丘李公爲大宗伯纖巨悉以委公公亦展舒
懷抱遠稽古典近酌時制敷奏詳妥頃刻立就莫不
當　上心至如選九嬪初旨不許强抑以傷和氣公
謂若此儻民無願者何以答明詔因李公白先述
上意附以禮部禁諭毋得規避　上察知之遣中使

褐楠丈人隨須白金綵帶以旌其善處資望功實宜得右秩適以才擢祠部閣上祭器不先關白內閣大忤輔臣意乃遷福建按察添註副使實中傷之也抵任益勵操持嘗補海道漳故賊藪而利窟也諸射利奸人多以厚貲餌監司關出為患公峻立禁網剗剔蠹弊革不為諸奸餌陞河南參政撫民南陽值歲旱蝗民多流徙公勞心撫綏復業者幾千萬人中土沿習染不修帷簿以離重禁公諄諄以禮法訓道閭其風繇全活甚眾他如治淯河均賦役酌折納平斗量建四說以決銀礦之議條六事以陳驛傳之宜與利

除弊惠政不可殫述陞廣西按察使府弩灘猺賊侯
公丁雜處胡藍二姓間相助為寇或議大舉兵盡殲
之公曰堅賊黨而分我兵且順逆難明非計之得也
不若討渠首而釋其餘戎帥是其言弩灘果平旋有
錄幣之賜府議征安南兵書毛公秉鉞至廣右公畫
征撫之策毛公多咨與定計偃戈與疆逆酋款服皆
其力也隨陞廣東右布政使以內艱家居服闋戒行
卒實嘉靖二十一年五月十一日

廣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周公宣墓志銘

公姓周氏諱宣字彥通號秋齋高祖備贈工部都水司主事曾祖瀚父倈樂昌縣儒學訓導贈監察御史母王氏贈孺人周之先自光州固始居莆田之仙溪遷清浦上廊代有令人國朝寖益盛方伯公瑛廉憲公軫皆公伯叔祖也公少穎悟不凡充郡庠生爲前輩所推讓弘治辛酉舉鄉薦登乙丑進士第授常德府推官擢浙江道監察御史丁內艱服闋補雲南道巡紫荆等關兼閱實居庸丁外艱服闋補浙江道出按山西將代奉勑督學畿內三載考績得封贈所

生及其配陳孺人再擢山西提學副使遷按察使改
遷廣東前後撫按臺凡十餘薦皆以公輔期之踰年
遷廣東右布政使甫任值廣人奪職給事某恚公執
法逮其黨與且有所恃因誣撫公事狀待命於家事
白復以山西大獄連及得旨落職家居五年乃卒是
爲嘉靖壬辰十月十日也癸巳正月三日其子郡庠
生鰲次子舉人鯤葬公新興里之雞髻山鯤擬以銘
待余乙未始謁余湖上之草堂出公行實而終請焉
公筮仕即砥礪公廉及民多惠政雖撫臺勢重不爲
所僥爲御史出巡邊城有經國隱憂注措機宜簡紲

賢否皆嘗於是按山西且行值 武廟將南巡猶率同列上疏畧曰古者天子巡遊曰幸人以爲幸也今車駕一出而勞費不貲乘機煽虐之徒不可勝紀民其謂何 上怒責跪三日時北虜警急公與撫臣朝夕協慮周防不務苛細終山西帖帖以靖 今上御極公上正君心厚國本重經筵開言路親老成斥權倖六事皆見俞納大禮未定集廷議公首援濮王故事或以 上意爲諷曰 孝皇垂萬世德而弗嗣奈弗慊臣民何推督畿甸學校條演 聖諭以厚倫爲本取士先行檢而後文藝取文上理義而下辭藻士

日執經摳衣以聽講論其爲按察明恕平允廳囚輒
求可生道至廣爬搔弊垢正巳率屬而加惠於民民
號爲佛子遇士大夫眞誠有禮豪右奸法往往不少
貸故遺某誣下法司廷訊是日大風霾某猶未引服
司寇詰曰天怒人怨某免斧鑕幸矣安可毀及善類
耶遂得白會詿大獄公嘗督學視篆以遺失原詞爲
坐乃罷歸歸而樂意山水口不復挂時事尤養完粹
動見其和而斂之以寂人莫能窺其際其敎人及子
弟一以明理道正心術作好人爲規嘗以余憂新學
戾經頗壞士習闢推明程朱緒言以正之至令艱請

業焉漳南士蔡烈以所學見則曰吾儒動靜交養知
行並進俗學浮誕所當深戒也爲詩文平正簡雅書
法端勁有體格類其爲人海內重之性孝友父母迎
養郡舍官理必咨而後行居喪哀而有禮愛其弟宗
尤至俸入與共兼誨掖以底於成晚立族祠祭規續
諸祖所修家譜家素弗饒而行義甚力至於公私界
限尤嶄嶄弗可踰故歷官二十餘年囊橐而業不增
卒至無以爲斂而遺命皆不復及獨語子輩善爲人
者再始瞑目嗚乎若公可謂篤彀君子矣

廣東右參政楊勉傳

楊勉字子學應天府江寧縣人永樂甲申進士改庶吉士命讀中秘書問學日進博洽能文久之授刑部主事　成祖命學士胡廣等編集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全書胡廣薦勉同纂修特部屬與者僅十二人十三年書成尋陞行在刑部郎中十六年陞行在刑部右侍郎爲人丰姿俊偉有應變才十八年命署山東左布政事十九年定鼎北京命巡視福建地方考察官吏安撫軍民本年事竣還京以事逮獄二十二年　仁宗嗣位釋繫復刑部右侍郎本年謫山東右

叅政洪熙元年又調廣東右叅政後卒於官

廣東右參政吳惠傳

大樂翁姓吳氏名惠字孟仁永樂二十二年進士由行人歷官至廣東右參政初公年二十未業舉子給賦長邑中隨其丞督米京師在途日歌詩自得丞奇之歸言令令召與語益奇之舉充吳庠生治尚書庠生以爲朴也故爲漫戲舍中不得夜讀公書則莊坐嚮之夜匿火俟人靜起讀如是連日戲者去踰年而領鄉舉明年登進士爲行人兩淛庭舊無進士有進士自公始在朝喜言事出使見有不便歸即奏聞同時以爲非職多難之公言如舊嘗同給事中餘姚舒

某使占城國占城道海七日忽颶作舟危者屢舟不知所為披髮惶哭以為必死公色不動自為文祭海妃有頃颶已以絕域有勞進八級陞桂林府知府桂林好競渡殺人獄連年不決公至則盡解縱斷其俗不得復競渡義寧洞蠻結湘苗為亂三司方議征進請於朝公往止之曰義寧吾屬也請自招撫不從而征之未晚乃從十餘人肩輿入洞洞絕險山石攢起如劍戟華人不能置足猺人則騰跳上下若飛聞桂林太守至啟于魁得入公告曰吾若儕父母欲來相活無他衆唯唯因反覆陳順逆其魁楊咸泣留公數

日歷視屯堡形勢數千人衛出境殲羊豕境上公曰
善爲之無遺後悔數千人皆投刀拜遂不反歸報三
司三司罷兵明年武岡州盜起宵言推義寧洞主爲
帥三司咸罪公公曰惡主撫撫三司主征蠻夷反覆
吾任其咎復遣人至義寧義寧稽從山頂覘得公使
其明武岡之宼三司大慚武岡盜因不振義寧人德
公如父毋迄公之在桂林無敢有騷竊境上者在郡
十年囹圄空虛庭草長丈獄吏無事遣校諸州倉糧
吏部考天下太守第一例陞正三品無缺陞廣東參
政食實俸正三品時鄉夷覘廣州守將撤軍遠出襲

城下公選丁壯出城奮擊殺獲頗多公貌不逾中人而有膽氣臨事不惑故所向有功然愷悌誠信人自親之無顛沛也天順某年致政所得俸悉以分宗人囊無餘資居官三十年唯舊田廬待鄉人不爲畛域號天樂道人使占城所賜一品服致仕時時服之出入山林往來僧寺人見其坦易樂攜酒與飲公亦不辭還爲之醉醉輒草書數幅散同遊去天順某年卒於家子鳴翰承翰鳴翰人品豪俊爲文章精絕詩秀尚六律嘗曰吾文有金聲吾詩唐正音也善小楷行押平生有長律數百篇皆親書盡爲人持去王文恪

家居嘗惜其才誦其詩以爲平生益友山中有文寶昉於鳴翰承翰爲人仗義諱於事兄不私其財愛發岭寺悟道泉月裴君嘗之曰此陸鴻漸所未喻也因汲以餽名人悟道泉有名自承翰始贊曰吾毋爲天樂翁第五女吾生不及見公吾毋時時語翁不畏死不愛錢父子皆能武藝而有文名眞偉人也使占城云海舟遇颶有一大山石擁出如刀戟隱隱殊多人狀去舟里許祭訖而風返占城國小土城乘呷者持竹槍其主坐馴象郊迎既見疾人衛卒兩行雕結趺地坐三伐鼓乃享使其人極弱夜鼓以十更爲率絕

域不懼可以不媿古良使矣

右叅政郭循傳　廣東

廣東布政司右叅政郭循字循初廬陵人儀觀甚偉言動有則富才識以詩經授徒多登科第有至第一甲者循由進士爲刑部主事有盛稱宣德間開拓西内皇城大興土木循極諫不可以遝衆至大内問之循不屈乃射傷其顙血流被面乃下錦衣獄正統改元遇恩宥復職陞郎中尚書魏源薦陞廣東布政司叅政勦捕有功景泰元年感疾卒

廣東布政使司左叅政劉公昌墓志銘　陳頎

成化十六年十月壬午廣東左叅政劉公卒公諱昌字欽謨別號椶園其先河南人宋有諱岳者由祚城徙洛陽元季兵亂避江南居無錫晚乃定居吳城西之雁蕩里至今爲吳人曾祖本道祖天祐皆隱於農父公禮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母許氏封安氏公早以穎秀拔選入邑庠卽立志不羣每旦陞堂退輒掩戶獨坐肄習常業之外博觀羣典不求人知雖同門連業者亦莫測其所造正統九年當大比提學盧陵孫公首以爲薦同列心疑而口訾之及試京闈高等

士穀讀其文語諸同事者曰此必山林老學置之第
一暨徹棘乃一白皙少年耳爲之嘆賞不已於是疑
訾者始大媿以服明年會試禮部第二廷對大臣高
其文而忌其直不以進讀抑置第二甲未幾以疾乞
假南還大肆其力於學造詣益深景泰二年還朝授
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時詔選儒臣纂修宋元史公
與刑部主事崑山張和在選中後史就寢復舊任陞
本司員外郎又陞都水司郎中在工部先後凡五年
會朝廷復勑憲臣提督學校公與張和俱拜按察司
副使以行公得河南再考受誥進階中憲大夫秩滿

河南諸學官請留於朝不報擢廣東布政使司左叅政擬督糧儲在廣五年内艱歸以疾彌留竟卒享年五十有七公聰明過人書一目輒能記故博極羣書又習聞當朝典章及前輩故實扣之亹亹談不休然性與人寡合不可其意則相對默不出一言有侵之者但容受而已不見其校也至閱人詩文未嘗指摘其瑕纇作爲文章才思華贍言詞爾雅振筆可千百言常若有餘詩律尤温麗可愛海内稱一時作者蓋未嘗後公云所著有胥臺稿鳳臺稿金臺稿嵩臺稿越臺稿通若干卷所編有中州文表若干卷懸笥瑣

採若干卷嘗類本朝文章如文選文鑑以彰一代之盛未脫稿又別有邑志姑蘇志亦未成書噫公蚤有文章盛名每思立言以華國卒之不得其地故自郎署副使叅藩省雖位望隆重非其志也平生知己爲葉文莊與中今吏部侍郎耿公好問累欲有所薦以事奪不果此公所爲自悼而論人才者不能不於公惜也悲夫

廣東布政司參政范公瑛行狀　楊廉

公諱瑛字俊彥別號直軒姓范氏唐相履冰之後有諱平者元和間由錢塘徙豐城之山前五傳至諱處仁遷邑之查村則公之一世祖也宋南渡有諱應鈴者仕終大理少卿同邑徐鹿卿稱其經術似兒寬決獄似雋不疑治民似龔遂風采似范滂理財似劉晏而正大過之具載宋史列傳則公之十二世從祖也祖諱正芳爲靜海金華二縣主簿以子貴封知縣贈知州考諱衷登永樂辛丑進士歷昌化許昌二縣知縣轉汝州知州三任皆有惠政無媿古循吏而鄉黨

至今語寛厚長者必曰范恭肅恭肅其字云母曾氏初封孺人再封宜人生公兄弟五人其二諱鏞累官至廣西按察使在嶺右招捄猺獞最有功其三爲公自少穎敏開爽及長不專於學久之感州守公言乃折節讀書治舉子業不三五年有成天順己卯以邑庠生領鄉薦庚辰登進士癸未丁曾宜人憂成化戊子授行人奉使閩浙諸司舉故事致贐盡却之己丑奉使韓藩上下交贐竟無所受有布政使強公老公折之以義其人益歎服庚寅奉命代祀南岳比及境時有鎮守戒行巡撫以下欲往餞之懇公鄉人陳布

政致意少待公不可厲聲曰君命與鎮守孰重諸公
開之驰馬郊迎無敢或後者辛卯授河南道監察御
史壬辰巡視京師有倚勢毆人者公置之法都御史
李公爲之求免不聽癸巳巡按陝西專理茶禁先是
三邊缺馬廷議欲資茶以市馬公謂禁太嚴則利盡
刀錐以病商太弛則利歸權勢以病國乃斟酌行之
於是官茶行而邊馬足復條上三邊便宜十八事准
行者過半都御史馬公巡撫陝西惟敬公多所咨訪
乙未春荆州缺知府銓部以大郡難治擇老成御史
以往乃以公名上聞詔可之在朝之士咸謂荆州士

有藩封之親下有軍校之橫中有諸衛之錯布相抗前守多弗善其去且其地所謂雄據上流表裏襄漢者一過數歲易以生變公亦以爲然甫至郡藩封日遣人詣府促修造凡用工料價銀餘十萬夫匠數十萬公呼吏取文案視之奉奏行者十無一二乃嘆曰此前官畏勢承順耳吾不能也即移文上下諸非奏行者悉停罷之軍校陵轢平民公痛繩之快手在官假威害人罪其首惡餘皆遣之歸農推行均徭法道路嗟嘆以爲荆州太守如公者數十年前未之見也丁未陞廣東左參政時嶺南四郡蠻寇出沒爲患公

分守其地盡心撫循嵐瘴之鄉無不徧歷已而有奏公在荆州失於查盤倉糧者公浩然求去巡撫都御史屠公上章留之不報卒致其事而歸家居足跡不至官府惟閉一山市與同時鄉大夫之巷處者無會數日而返弘治庚申卒公爲人有膽氣遇事不擇利害爲趨公議論慷慨音吐洪亮在荆州法令嚴明事所當爲無所顧忌豈非濟時之才也哉

廣東布政司右叅政丁公璐墓表　楊廉

公諱璐字元美姓丁氏世爲豐城沙湖人曾祖伯善祖維辰父秉操以公貴贈主事母趙氏贈安人公登天順進士授工部虞衡主事丁丑以差遣復命除都水成化丁亥以展省赴部復除虞衡己丑以兩考轉四川叙州知府戊戌以三考轉至廣東左叅政云公初在虞衡出淸淮揚諸郡㡯拔號嚴明風采凜凜在都水督六科廊㡯事見權璫同官咸屈膝公獨挺立衆中權璫怒欲折辱之公向闕大呼同官挽之而出詰朝自司空而下皆詣謝過欲强公公竟不往先是

諸璫時時於工部索匠公往來二司一切嚴拒諸璫有憾言公謂吾當先具以聞自是搖手相戒無敢復至索匠者公在叙州郡學頹圮建饌堂立號房祭器之缺者足之樂器之昔無者創置之月朔望謁文廟退與諸生論難經史士習爲之一變郡故無志書公請同祭酒洪謨纂修成編至於恤孤賑饑爲法尤善城長寧綜理周密未幾樓櫓整整隱然金湯松潘有警通判王衡奉巡撫檄調鏢手夷人于戎珙之閒夷人圍衡欲加害公單騎馳往衆見之皆投戈於地舉手加額曰我公來吾輩當盡室行即日隨調者三千

人百戶王甲占慶符田數百畝十餘年不輸稅平民具奏聚亡命田佘中堅壁不出近之欲殺人公徐以計獲之籍田而歸之民民爲之畫像立祠公亟令毀之有張乙沒兄之官下物而不以分兄之子者兄之子訴之官公呼乙至令獄中盜詐之曰吾所劫某家某物具在爾所乙拊心誓曰是吾兄爲官時所得也何爲誣我公令以三之二歸兄之子且諭乙曰爾得於兄亦不貲矣愼毋讐其子遂感泣爲叔姪如初叔州當夷夏雜居之地公文教武事次第修舉當道諸公交章薦之公始至廣東同官重其名以潮惠二郡

號難治者讓公分守之公毅然而往不旬月令行禁止囂俗華而邊境寧巡撫朱公復留之一歲月日二年間置潮惠於度外者實倚公及城饒平仍檄公督視之公一用長寧之法而衝風冒雨益加勞瘁輿皂每勸公當晚起早眠以避飛瘴公謂其欲就安便以紿已不聽城成而瘁已浹體矣成化辛丑奉表之京師便道過家疾作遂不起春秋六十有一公生而超異精神滿腹好夜坐或起行繞屋外命子弟隨子弟者之次日復黎明盥櫛以爲常其剛動之操不易之守得於天者爲多至於識見之卓偉業之尚雅其所自蓋公本詩[illegible]之族其得于家庭遠有端緒人可無賢父兄之助哉

廣東左參政黃君顒墓志銘　林俊

易庵諱顒字伯望龍坡烏門黃氏上世見予記其祖教諭公誠廣元生祠父封員外郎公綱墓志君沉毅内植外美無足動人起進士爲戶部主事機神開朗疑難徐折一言而定同事目爲老斷留心政理繙閱部牘參格例以備知國計委輸京儲而權舟臨清也部爲之一重歲畹賜第後造君疏止曰臣爲　祖宗惜法爲朝廷惜財爲某家惜福　孝廟納其言爲罷役周公經爲戶部尚書擇賢自助得今侍郎邵公寶與君掌章奏同心在公奏駁無擇柄要部事攺觀後

君內艱服除復為其部員外郎轉郎中與長異意出為肇慶知府治以廉平恤孤煢抑豪右行平糴為民當怨緝蕉布官市之擾潴黃桐圩橋之水不害稼號黃公溝將廣盜幾徧而肇尤盜區獻計者欲屠而盡君曰吾玉石分之無枉鎮巡屢最其績以旌袁仕者入衛帥某之賂欲代官養子君持不可會外艱去撫君治盜坐以酷屬所私論意脅免時賊璫羅織禍動逮身家知舊彊君曲處無能為副任竟開君業仲辯自度無能攜懵懵然如夢至杭而返就獄甘心焉一日忽出君復其職則知御史劉君祥劾任受賕數十

事首及君寬君白而仕逮繫補武昌未數月擢廣東左叅政遷推右轄竟以仕吠滕共彈部不獲已更其任至潮病以弗起正德乙亥二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三嗚呼士固有弗終者矣方仕媒孽時如墜湯火容玩視耶蓋棺事定數百年短屋歲食僅裕可欺耶君治肇無繼者治武昌無前者治廣無為并者斯名士夫私論與下屬萬口而同者也仕固足信哉君介特有識崇尚風教包孝肅陳白沙皆為立祠陳君茂烈苦行兩許其子以女割田周其族皆所謂難者予許君可任大事今已矣失君者獨人然哉配鄭氏封

宜人有婦行僅生二女子應軫與三女出唐應庚出
張後君十月不舉丙子臈月甲子祔先員外廣化右
脅以葬鄭君岳君趣味者狀甚詳予獨悉仕事告失
君者銘曰嗚呼易庵羣和獨指吾無容喙爲予之所
廣屋一漏厥庇孔多吹毛刮垢亦如予何青蝇加點
其然其然合抱寸朽吾無子之究其日其天

廣東布政司左叅政羅公倫行狀　羅洪先

東川先生吉水鄉先生也先生居富溪東而行又甚高閑士大夫聞於是學者尊先生率稱東川先生先生姓羅氏名倫字維升生天順壬午幼有奇名十二通文詞是時父通判君爲南京太學生先生因學太學中閉戶誦習貌其莊諸大學生見之呼爲小先生長爲邑弟子員有文聲是時弟子員拘制業咸有門戶率綴試日窮年不得休息而南昌張東白公元禎以道術鳴先生往從之居半載盡得其說以歸自是授生徒輒以收放心爲言於是行輩益推先生已鄉

舉鄉試明年試春官不第爲南京大學生祭酒劉震聞其名特禮之己未舉進士癸亥授廣東新會縣知縣新會廣東劇縣號難治先生治尚風化謂學者溺章句無本實而專內業者輒目爲異端於古人甚悖於是表陳白沙公言辭行事令學者誦法朔望坐學宮講論不輟諸所行罷多放故事之善者三年民安之己巳內召補大理評事是時閹人劉瑾擅王命用淫刑先生自念刑官無狀庚午歲旱上封事其畧曰臣聞人道理則陰陽和今旦夕齋戒而雨澤尚滯臣竊以爲天心仁愛未已也夫先王視朝遊觀咸有常

慶故賢妃有鷄鳴之警召奭陳卷阿之詩此敦穆穆之化也今　陛下日昃不朝戲狎羣小殆非所以基大業矣宰相諫官者將以輔政通蔽者也今文法大深誅求大急盜賊白晝殺人流移載道元氣塌矣而宰執諫臣噤不爲語安得不致壅蔽爲大患哉是以黥劓之刑上於大夫竄戍之罪加之耆舊如劉大夏忠藎置之行伍潘蕃謫遠幾無生還　陛下置而不問是豈勸大臣之道歟先朝律例裁酌古今咸足以禁奸而懲罪今往往比附深巧陷中善人臣之所不忍也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日

防患如護巢然防不密則巢傾天下固大器也愛惜預防可不如鳥乎當是時瑾肆虐立威道路以目無敢言時政者先生疏上瑾意疏語隱約咸有所指將處之極刑大學士李東陽力解得免官歸其年秋瑾敗於是御史凌相上疏謂評事羅僑燭事幾之未露退氣焰於方張君子之所難也宜大用以勸忠直明年復大理評事病作復告歸又明年喪母與伯兄獨居者三年己卯宸濠反都御史王守仁起兵吉安討之聘先生居守吉水濠既擒王奏功疏先生名而前後臺諫亦交薦辛巳　今上即位有召旨先生感激

就道數日撫至陞台州府知府先生自辛未病告家居十餘年蔬食讀書於公府無所干謁及治台擇奸惠良興學禮士歲時循行阡陌衆冠婚喪祭禮教民布衣張尺賢而貧延之上坐訪民間何所疾苦尺具以所聞對乃爲尺置僮僕給侍於是台人因多感悟戍衛食倚各郡餉前守漁其中即溢販商出之入覲治裝咸苦民先生首除陋例而覲行自給無他與於是吏部上天下守令殿最以先生第一賜襲衣半臂旌異之癸未二月巡撫延綏都御史姚鏌奏云人君之道莫大於納諫人臣之道莫大於進諫諫因難也

而勢尤難者則獨處雷霆之下與首擊豺狼之橫者耳臣聞　武皇臨御八黨擅權皆逆臣劉瑾為之魁也故尚書韓文伏闕倡言旋遭斥逐以後敢有嬰其鋒者乎而給事劉茝復言之已而評事羅僑繼言之已而竟不復開是所謂獨處雷霆之下與首擊豺狼之橫者也今逍　聖明首獎擢以風天下顧茝知長沙僑知台州皆常調也夫以懷忠盡節之上而待以常調人將何勸臣伏悲之四月擢廣東布政司左參政台人乎號留之不得强脫靴去而郡縣咸為立去思碑甲申先生至廣東分守嶺西道是時西山諸賊

捐俸先生設擒捕法竟多斂避八月以故事當引年即上疏乞骸棄官歸總制都御史張嵿巡按御史熊蘭奏畧曰左參政羅僑學廦詞章志趨道義劾權奸而直氣不挫遭擯棄而貞節益堅誠未可遽聽其去也先生乃復上疏詞旨哀懇而吏部移檄以先生忠貞在朝廷循良在郡省且引年乞休於故事未協使者促行甚急先生不得已復至部州間以疾辭於是總制都御史盛其期疏其事竟得請云先生既歸杜門謝客日對書史著潛心錄探索理道謂學須寡欲則心中無事平生自處甚儉食無兼味家無奇玩賓

資至其常食無所計量事伯兄終身怡怡歲獲贏分
給諸族時聚謂誨以孝友故終先生之世家人群大
雖教令者先生早年以學自命故其制行必謹規矩
爲新會厓山在治境感宋死事諸臣歲沉海祠焉在
台建忠節祠祠方孝孺置祀田若干壬午東廓鄒子
講學青原山中時與往來議論而洪先居喪不廢業
先生以爲不應古禮責以書是時先生方病疾書皆
口授而據禮嚴振無少讓九月五對客理前語端坐
卒矣嗚呼儒者之學至近世門戶各異先生獨遠探
玄覽古昔是尚雖宗旨異同砥礪疎密未敢溢詞然

自壯至老凝然樹奇履坦不雜浮鄙其可不謂志士
哉吉水民俗朴而士負氣故多偉人自先生所及見
張黻以諫留大臣謫死劉觀好學棄官貧居袁道守
法暴死嶺南劉恒令上邑家無帛錢先生行事視此
四人者頗相類豈亦地使然哉語曰魯無君子者斯
焉取斯先人與先生同舉進士皆以行誼相高洪先
以故得幸侍側時受成訓悉聞諸懿恐蔑不傳後
世何述於是攷先生操向列其行事俾風流遠遺尚
有其者

廣東左叅政張公懐行狀　吳惺

公諱懐字德珍幼聰慧穎異勤學善記過目輒不忘正德丙子公以儒士領浙江鄉薦第一會試丁丑第十五戊寅授禮部主客司主事減四夷餼價送　孝貞皇太后梓宮葬茂陵己卯諫　武宗皇帝南巡罰跪午門五日廷杖三十罰俸六月　皇上繼大統錄遺忠以勵人心公得進階加俸庚辰陞精膳員外郎尌贈父母及妻辛巳署郎中奏減新增供應議革高手厨役一千二百名時論韙之甲申六月考滿加贈父母兩宮覃恩領賜誥命議大禮建室執奏罰俸六

月又議大禮改稱皇考聖母伏闕廷杖三十辛巳會
試充供給官修實錄出館與宴乙酉陞江西左叅議
監兌吳城龍窰總部南京倉米軍民兩便燒造世廟
龍鳳瓶罐一萬二千件先此任事者皆降黜公毅然
任之官民不擾悉當上意仍奬勞焉徵還先任四廵
撫未完批詞三百餘紙止行見在新卷清理田糧賑
濟饑民均徭新增議處偵訟務抑豪强追還夏桂州
舊佔婁王親逆産廵撫陳洪謨梁材周廣御史徐岱
交章保舉廵按朱豸特薦堪任提學戊子陞廣東左
叅政徧廵僻遠瘴鄉簡別應朝賢否禁公私索擾驛

遞減有司拽船人夫撫處猺獞俍備海賊督採珍珠
半留東莞黑艚百隻哨守地方取回布政二司扶黎
民壯百名革退鄉宦猺編皂隷立各府均猺平規則
問革貪汙知縣六員巡按邵豳特薦謹畏守法節俗
愛民孜孜職業僚友犯而不較度量尤不可及辛卯
年考滿離任中途聞江西建昌刁民王榮奏知州夏
良勝刋刻雅書非毀大禮行江西提問夏良勝先文
選郎中有奏疏名曰銓司存稿建昌知府鄭源演命
工録刻之存稿内有吏部尚書喬宇一本劾張璁桂
萼心術奸邪學術頗僻不當超陞翰林學士等語此

亦夏員勝代筆也鄭源澳應朝入京以此書分送時
張桂二公見爲宰輔見而銜之適有王榮之奏遂行
江西巡按勘問擬夏員勝充軍鄭源澳降一級源澳
仍供攀舊任叅議張懷曾付刻此書公復回廣御史
吳麟問擬鈐束不嚴贖米還職都御史汪鋐覆叅阿
附表欽依冠帶閑住時壬辰七月也公侃侃剛直之
性乃受誣阿附不竟所施惜哉自此家居三十餘年
事母以孝處昆弟以和惟杜門著書作詩足跡亦不
入官府布衣蔬食督耕飯牛如寒士然處鄉鄰宗姻
言遜禮恭一無所競居官常俸之外絲毫不取居家

不受官府餽遺不役府縣船轎其清白一節始終不變異可以質鬼神而無媿者十與鄉飲爲大賓兩經科道王獻芝薦起不赴又奉詔准致仕夫公以孤寒登高第博學宏材世所罕有文足稱矣莅官清慎居家孝友接物謙和行可法矣兩叩天閽瀕死愈厲恪恭職業不避權勢忠則盡矣立心誠篤持巳儉約終始一節信不渝矣公於四教皆無媿焉允爲天下之完璧乎公生於弘治丙午卒於嘉靖辛酉年七十有六

廣東布政司左參政吳君玭墓志銘　徐階

吳氏故汴人宋時有諱崇本者從高宗南渡始占籍浙之錢塘至國初子昌以貲徙實京師其子孫仍家於浙閱三世誠爲右副都御史贈其大父原敬父士寧如其官謹義授承事郎以子貴贈奉政大夫廣東按察僉事其妻莫與其側室周贈皆宜人族乃益大顯君諱玭字汝瑩別號南岑舉嘉靖癸未進士拜行人司行人歷司副刑部員外郎廣東按察僉事副使布政司左參政始其父三娶無子年五十七周宜人乃生君故君最愛於父母然於問學不督而能弱冠

爲諸生名蔚然起方伯夏公延置師席時與論古今人賢不肖及事成敗有幸不幸語甚相合引爲忘年交在刑部時嘗同考順天鄉試其所爲文章諸老先生自謂弗及故海內知君能文然君固知兵習吏事爲員外擿抉姦隱平釋寃滯精練以敏大廷尉讀君獄詞必曰吾固知非吳員外不能爲其所治因郎罪死無號呼不平者爲僉事飭兵嶺南蒐士卒立保伍明法令察盜所出沒根披茍薅境以大寧連寇作督師征之殺二千餘人降千餘人淸遠峽險以多盜以卒六百人鑿山三十里爲渠二十有一舟用得挽以

濟爲副使籍民舟之賈於海者什五爲綱紀約寇至共擊之其去爲盜者衆發之不發與連坐海寇頓戢性疎爽喜調笑諧謔治園亭西湖之濱與賓客燕遊其間若樂而忘檢者至持官奉親特嚴以孝縣吏植杖分巡廨中閒遺君君曰此官物吾不可以食盡易錢輸之庫逋寇平都御史御史張寔具金幣勞君固辭以免同宜人病痢刲股肉和藥血淋漓下不絕痛大夫以食芋遘疾終其身不忍食芋宦遊四方必奉像櫝懸之祭則展拜以泣比病不能言數引手上指像忽自墜其僕曰得非欲奉以行乎頷之而逝吁其

可敬也已君生成化戊戌卒嘉靖庚子年六十三初
君至嶺南勤於其治按行郡邑觸冒毒瘴遂患痛比
為參政會　天子有事安南治益勤既疾革猶日命
吏抱文書置榻前臥聽之故以是卒

廣東布政使司右叅政管公見墓志銘　呂本

公管氏諱見字道夫石峯其别號也世爲吾姚巨族曽祖興寧祖鑑父琳贈文林郎母蔡氏贈孺人公性禀孝友有大志髫齓如老成人蚤失怙力學思奮嘉靖乙酉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授常州府推官公風檢嚴峻見理速而持事堅權勢不可動搖並壬未幾豪强歛迹惟心惟公恕寃獄多所平反恭問劉公按江南首薦之諸當道有疑難事累年不决者必以屬公公一鞫無遁情崇明劇盜數千人流劫瀕江州邑遠近震驚公奉撫江中丞檄設策勦捕不旋踵殲滅

殆盡宜興逋負數千萬緡致縣令坐累以罷公往視篆甫下令雖素號豪猾者無不悔罪一時輸納具足繼視武進無錫治如宜興人稱神明焉所至尤加意學校以羨餘置學田若干畝士類德之於是聲名籍甚撫按交薦無慮十數章壬辰徵天下良吏公治行第一擢吏科給事中公念既爲 天子耳目凡關繫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無不言而明於體要必期有所濟尋轉兵科左給事中監壽陵大工時戸工二部建議加賦佐工費公抗疏極陳利害以爲不可上是之仍黜二卿海內陰被其澤及轉戸科都給事

中以疾乞歸已而復起補禮科嘗疏止車駕謁陵之行又條陳邊藩事宜甚悉咸著爲令辛丑正旦日食上詔輔臣宗伯禮科至便殿議朝賀應否衆猶豫不敢決公議朝賀宜擇日行見　皇上敬天之意上嘉允之癸卯擢廣東右叅政廣故多貨寶地公來蘖自勵皭然無毫髮之染無何入賀萬壽事竣以疾請解職疏凡三上得俞旨病痊有司具奏錄用蓋異數也公旣謝事歸足跡不入公府日以睦族善鄰明農教子爲事時或偕知舊觴咏琴奕徜徉山水以自適臺使屢薦起之不應方葺草堂於峽山之間將耕

終老焉而公病奄至矣壬戌十二月日卒距生弘治辛亥九月年七十有二

廣東布政司左叅政項公喬墓表　羅洪先

聖人之學晦而後儒者之説興儒者之見殊而後聖
人之道廢甚哉有見之難而執見又足以障道也條
畫之公者識膠不足以研精行業之異者智短不可
以廣受嗜古或踈於達變重內或略於迎機于是聚
儒與志士始各指其所長不兩能奐自予束髮出而
交四方之士洋洋纚纚以理學談者未始不得盡聞
之至微其所立咸有遺議豈非拘於所見遂自以爲
極則哉甌東項先生之學以實行爲主而輔以理義
其始於傳註文義專所有聲已而博極經史融液理

與不主一家當於心雖下士所言世之詆毀厭惡者不敢忽不當于心雖大儒所言世之嚴奉尊信者不敢從其意以爲必當于心而後可以措之行以成吾身不然是所言者皆浮辭也研窮探索薾慕甚遠愉愉𢞥𢞥勵有準繩自起居食息服器之用父子兄弟族戚僚友之閒靡不檢飭務合於古人之簡朴敦厚而後已然自儒生至顯貴自平居至行役未嘗一日去書亦未嘗一日不札記其意以爲措之行則亦可以筆之書以質於人不然是所行者皆億中也故其視天下無不可處之地亦無不可爲之時凡衆之所

難堪與俗之所甚忌者一不以慼其心而回其意蓋
自考其進退者有在也嗚呼可不謂難哉先生舉余
同年進士由郎署出爲撫盧河間三郡旣擢湖廣按
察副使以詿誤例謫州郡稍起還舊復以誣搆下詔
獄未幾得復職旋陞廣東布政司左叅政素爲同鄉
相國張文忠公所知試進士時數欲推轂不聽以故
不得上第選庶吉士避不赴考部叅以南北散要爲
輕重始除主事郎得南京工部北調北會舉主事改
御史編修兩不與名又將自武選調吏部考功三辭
乃免顧益感激數上書言時事其後自郡至藩省十

有八年淹矣故舊滿銓館多以書相勞苦裁答忠詠不一及已事勢利所在若執熱就深不敢邇滿然在官慮遠防漸不嘗治家無絲髮漏算起廢袪蠹不避要近名人其最可述如考荆州貪守下下黜黄陂墨令以按察與撫巡兩臺爭兩臺為詘華勢豪武斷市魁海艘嶺南人戴若父母其他補武選條格劃屯田事宜利在久遠辨大廟災不逮守者策虜不能至獻香罷河間立堡議上楚王書頗減煩役平汀廣峒賊以不闕箪門隱功無悔請免南畿郡守謁賀儀定河間傳人直道路不困諸如此類在漢世良吏傳中已

爲稀濶罕見世之廉靜退抑者衆矣類限於才請揀
過不暇或巧避職任爾使其力足以振功伐文足以
張譽望即枝模矜飾競勝皆進不述孰甘黯闇人後
耶以先生修習即無宦業一時鮮與相亞而所至又
復磊磊若此可不謂難哉蓋其所學雖不必有所師
承而一本於心之精思其所言雖不必有所專主而
一據夫身之歷試永嘉自有宋以來專門理學者數
十人如林塘與之介二劉之厚陳說書之直周文忠
之毅林景文之質許横塘之政事皆足表著使先生
生當其時上下議論固不知孰爲低昂明與薛吳之

後起學復倡至白沙陽明兩夫子出而道一光學者苟無先人皆有窺覘先生嶄起孤立不肯輕徇以爲黨援即其著書滿家亦不肯輕出以立門戶某往以一二細行相視莫逆遞來議論稍異往復辨析弗明弗止嘗向某曰吾於制行察理僅可勉爲至於心境貼服不雜澄湛不亂困若有甚難也嗚呼向使少延以進其所欲能無有乎不及之歎其所見又安可量而今則已矣此不足情哉學術裂而道原隱已見勝而言筌繁法家拂士之漸亡將時過途遠之人莫予助也此不足悲哉先生名晉字遷之學者[illegible]

生卒年纔六十又踰年爲嘉靖甲寅正月五日其嗣子文煥文蔚文言卜葬竹浦茂山之原且志功行家世歲月墓中可謂善繼有文而厥考鶴山翁從以行誼壽康高其鄉人鄉人以項氏爲丘墓所在必有過位式車見碑而下溯者使所學不著猶將泯其平生於是表於石以遺從後之知道者其必以予爲不誣也夫

叅議王性常先生綱傳　　張壹民

王綱字性常一字德常弟秉常敬常並以文學知名性常尤善識鑒有文武長才少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元末嘗奉毋避兵五洩山中有道士夜投宿性常異其氣貌禮敬之曰君必有道者願聞姓字道士曰南隱士趙緣督也與語達旦因授以筮法且爲性常筮之曰公後當有名世者矣然公不克終牖下今能從吾出遊乎性常以毋老有難色道士笑曰公俗緣未斷吾固知之遂去誠意伯劉伯温微時常造焉性常謂之曰子真

王佐才然貌微不稱其心宜厚旅而薄受之老夫性在丘壑異時得志幸勿以世緣見累則善矣後伯溫竟薦性常於朝洪武四年以文學徵至京師時性常年已七十而齒髮精神如少壯　上問而異之親策治道嘉悅其對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遂擢廣東參議往督兵糧謂所親曰吾命盡茲行乎致書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以行至則單舸往諭潮民感悅咸叩首服罪咸信大張回至增城遇海寇曹真竊發鼓譟突至截舟羅拜願得性常為帥性常諭以逆順禍福不從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舁之而去賊為壇

坐性常曰羅拜請不已性常亦罵不絕聲遂遇害時彥達亦隨入賊中從旁哭罵求死賊欲并殺之其酋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孝容令綴羊革裹尸負之而出得歸葬禾山洪武二十四年御史郭純始備上其事得立廟死所錄用彥達痛父以忠死力耕養母麄衣惡食終其身不仕性常之歿彥達時年十六云

廣東右參議王公溥傳

王溥字士淵桂林人由進士歷官洪武二十六年爲廣東右叅議時匠藝之家勢要占役弗克管生溥禁止之有奉部檄來徵舵木者立期逼取又木多不中民苦之溥親臨採閱十取八九先是起運俱由海道風水漂沒民不勝困公自臨庾嶺遍觀險易命有司鑿石塡澗修葺橋道教民造車運之民頼焉先是璺賀俱設筵宴溥罷之時兵起無糧無籍軍都司咨取甚亟溥曰國以民爲本今一槩起取賦從何出耶遂奏聞　上是之止起無籍餘皆獲免其采來爲適

遇承差何秀同舟知爲溥弟送以布衣弟至以實告溥曰一衣雖微不可不愼此汙行辱身之漸也即命還之隨遣弟歸及獻績父老遮道留不可得歷官數年笥無重衣庖無兼食僎爲胥吏所厲誣逮詔獄行李蕭然寮屬餽賮皆辭不受曰吾豈以患難易其心哉比至得白歸卒年三十有六廣人惜之

參議王愷傳　　廖道南

王愷字時舉蒲圻人泰寧令允茂之子也兒時即抱巨人志肆力于學永樂甲申進士　文皇帝靖難金陵茂需英哲以需治理廷臣舉愷授知江寧時百務倥偬日不暇給愷劇繁錯節處之裕如政聲茂著命撫畿甸逋民旋集一日　上問戶部錢穀出納愷即面對纖悉不爽既而預修永樂大典晉左春坊左中允贊輔　仁皇于儲宮漢庶人昆從北征陰謀奪嫡搆陷宮僚悉下于獄愷與石首楊文定公泰和王文端公拘清室中誦讀不輟　仁皇登極同被逮者擢

置樞要而愷適以母艱終制宣德初起復調補廣西僉事泗城土官盧氏與岑豹爭爵用州蠻奴黃佑縱橫逼主岑紹奔南寧一時猺獞驍起爲亂乃遣征蠻將軍山雲御史韓偉陳泗同愷往撫愷宣諭威德上酋效順思恩果化咸底于平又同御史陳衡捧檄殺勞貴州土夷王勳弘樹五年如京師　上嘉其績賜遊後苑觀元宵燈愷上疏陳六事特賜俞允九年征大藤峽巢賊有功至潯州建學宮炎徼嚮化正統四年轉廣東左參議往撫欽廉叛寇黃寬等事平刻石于招遠山　上錫之制曰爾發身賢科擢任京縣載

轉官奮陟佐外臺克效勞勩特授奉政大夫修正庶尹以示褒嘉爾其體朕至意以弼邦治所遺詩文名雲谷集

廣東左參議謚恭惠楊公信民傳

楊信民紹興新昌人永樂庚午貢士擢刑科給事中正統十一年陞廣東左叅議旬宣所至愛恤窮用如保赤子正統己巳以劾貪事被逮赴京廣人不忍其去軍民客旅徭蠻竈戶萬四千餘人赴上司保留者民何寧等復詣闕奏保遂蒙復職勑守白羊關寧等復奏賊黃蕭養作亂願得信民還廣則寇賊可弭上可其奏召還入見勑賜大官飲膳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廣東至廣州時賊衆數萬有民欲入城赴愬官司疑其爲賊閉縛之于獄信民命出之即印押公據

數萬散布四方約曰縱爲盜殺人有此據者悉免其罪願入城者聽令既下信民恩信素孚民爭趣城至興泣拜臺下信民亦泣而慰遣之發粟賑濟時官民爭曰縱賊入城患生不測咎將誰歸信民曰吾獨當之越月餘賊衆纔數百人耳一日蕭養率衆欲見于歸德城濠之南信民乘車出城止于水次賊曰豈眞吾楊父毋耶信民下車揮左右却立乃岸烏紗示之于是賊衆羅拜信民諭之以　朝廷恩威欣諾遂令一人蕩槳饋生鯉一信民受之而還剖鯉分送諸司賊聞而驚曰此吾誅戮之兆也時閉城日久疫死者

衆信民命瘞諸城北郊爲文哭祭之民無不感泣者信民尋卒城中哭聲相聞者數日賊平民上請建祠祀之後十四年祠成始啓土將獲孤忠大節楷書石刻于地中人以爲異云成化五年　朝廷下太常議乃謚曰恭惠

廣東布政使司左參議少谿項公篤壽墓志

董份

檇李爲東南名郡其世家以數十而項與屠最大兩家皆以八座貴其系多才賢方蒸蒸起未艾天下莫不稱之而項襄毅公者嘗撫陝擒叛酋俘馘萬計有大功及入朝首率六卿暴閹宦汪直所任韋瑛罪有奇節而項大夫實繼之項先世汴人其始祖宏度扈宋南蹕徙嘉善宏度生伯通伯通生達卿以散財廣賑元世嘗復其家趙文敏因表其墓達卿生永原永原生邦邦爲吳江丞徙秀水而項遂爲秀水人邦生

衡兩世皆以襄毅贈都察院左都御史而贈都御史衡者襄毅公之父大夫之高祖也衡生質質生綱綱領鄉薦爲長葛尹而長葛尹生贈南京吏部郎中近谿公銓贈郎中簡靜恬世稱長者是爲大夫父而兩太宜人曰陳曰顏伯子上林錄事元淇陳出大夫與季子太學生元汴顏出大夫生而穎異鄭端簡公一見奇之授所著書十餘萬言俾誦習四次辰而河懸矣乃驚曰何其發慧也因以女許聘焉而收爲帷中弟子端簡遂於學爲儒林宗遠近多從游其高足弟子甚衆大夫以髫齔居其間既穎悟而好深湛

思遂能通經術傳與指洞鏡故與曉暢國章盡得鄭氏學諸高足弟子皆謝弗及也然大夫檢身不逞篤志自苦好茹粗糲服浣紉衣樸約乃其性也故人皆稱其似舅而端簡亦心敬之許爲國器焉舉壬戌進士以父艱居數年授刑部主事念母老乞南乃改南儀制尋請告又數年轉南考功郎復以母艱起北車駕轉職方郎補廣東參議自登第二十餘年一徙南一予告皆以母故而南司大計北任秋防歷郎署間獨久望獨重而江陵銜之外補矣初大夫爲南考功也會新鄭去而江陵專政白 上以非時大察焉固

將除其異己也蓋北之遵令承命揣瑕釁中睚眦無故見逐者豈可勝道哉而大夫獨持之曰南中事節而數少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屈抑而周給事姚御史者質直敢言彼所急也嘗輾轉諭意示必坐之而大夫屹不可於是南中皆以大夫能抗勢權保善類而江陵深銜之此其一也及其爲職方而江陵方建馬市自以安邊保圉爲國上勳而大夫獨謂戎狄貪獸心不可恃谿壑欲不可塡惟以中國威靈制之外與約法而內修戰備本約則市不奉約則有戰耳戎性貪而善詐進則見有備不敢動退則戀故賞不

忍失此乃太阿在我有以制之否則授戎柄資益糧不知所抵矣夫馬市固便而大夫之策尤長所以相成非以相戾而江陵專擅不欲輒為異同其銜之二也方權帥結政府如父子親抗制府脅樞府有誅必從請必得暴有主兵有客兵間又有募兵實塞下歲糜餉二百萬餘單國計極矣而專飾子女玉帛宣淫導後固交締親橫彌甚焉而鼎鐺不可問蝦蟆莫敢指獨大決數因事裁之且帥既倡率而幕下材官麩胄納貲豪舉亦皆不愛佳冶珍寶往往遊大人以成名用彼此關說察衆未已即求驟遷驟遷未已復擢

善地而大夫悉擯不用日以懲賂者於是權帥陰中於上衆怨叢搆於下而江陵銜之益深矣此其三也時遼帥功略方振劍害其能虜入不拒或密縱焉勝則以拒堵爲名徼賚於上敗則以分地爲解嫁禍於遼大夫謂瑞昌距山海關密邇豈得諉於不聞設使虜一近關以銳師遏其前必狐疑不敢輕進以偏將要其後必很顧不敢深入豈有擁兵自固閉關不出而高談坐鎭者乎乃奏五夫之策俾難規避焉且曰忠十年之訓練收一戰之勳名蓄劍之練兵不訾矣而未發一矢獲一級故直發其事而深媿之江陵之

益衙也此其四也先是苛禁郵符也雖大吏亦奔走
風塵閭混商販雜與臺或遭劫奪甚苦而否則用一
騎一役即公事必鐫三階中外惜然孰敢出語大夫
獨疏以驛傳供應之擾與縉紳跋涉之艱要當公聽
並觀困不宜坐視困乏之貽患小民亦不宜過自損裁
致傷大體而南粵之役外既喜事中復好功喜事者
利於刻深好功者加以督責而大夫獨疏以政畏張
急治善烹鮮故撫安新民所貴輕典而輯綏遠徼必
在薄征若嚴刑重斂則今日之議撫反爲他日之興
戎矣識者皆言江陵非患無才而失於張急昧於烹

鮮不能公聽並觀而頗用嚴刑重罰以至於敗大兵
可謂刺心而砭骨矣乃竟不痦何哉然以江陵之意
忌將有法深於腹誹誅及於反唇者而尚寛大夫何
哉豈其忌之雖甚而理不可奪姑銜而有待哉乃土
番欲圖入寇先為詐降即其分擁兩枝夾侵關外長
驅數萬突入東昌則彼之降也乃誘敵之兵而其寇
也實大舉之衆不待智者而知矣幸而遼帥率先諸
軍效命所奏大捷實為殊勳業已獻俘　朝廷奏功
郊廟而江陵歸葬閣事適制焉怒不禀白輒謂殺降
而大夫以國政所關臣職攸繫遂具部覆而義氣既

激忠憤纍之至有莫須有之語則嘻其甚矣乃遂出之粵焉凡大夫在職方踰年而諸所建白如止廷綬之入銜限宣大之歲增稯漠北之乞茶謝東夷之要市革臺堡之增修酌寄𥟖之交兒歷歷皆有可紀而文多不載載小司馬奏草中蓋余讀奏草而嘆其有四難焉予與大夫交久見其言恂恂不出口惟恐傷人引繩而趨惟恐有失以爲是慎默人矣及其躬贊廟議則蹇諤無遺事涉軍情則談笑而應迎機運輌緯武經文斯善藏其用者與一難夫不切直則事詘切直則身危古之遺言也大夫抗論時政不憚貴檝

指斥要津不避威嚴予嘗慮之而義形於衷非以爭勝理發於正非以乖和雖無求容亦不履禍斯有得於道者與二難始其自引而歸也或以爲痼疾或以爲直㾓一居斗廬四閱寒暑身不踰閾足不下堂所親不見其幾微家人莫測其動靜而操觚不輟著書有餘斯天下之堅忍者與三難當江陵之握權則挺身力諍及其既逝則絕口不言至曰我自倦游彼非有擠生不藉之自進破可借以爲名翛然獨居昹然離世斯天下之曠達者與四難有此四難亦可以不朽矣性至孝其二親歿皆水漿不入於口絕而復甦

予嘗見其免喪久矣偶一談及則霪霪淚承睫霑衣不休有傷心者其伯兄高朗善詞賦終身師事之季弟博雅通古今友愛尤洽視從子如子贍其家如家家無私財仕無私入而好行其德施義粟廣義屋宗姻知識之誦義無窮矣始大夫舉進士以來若使歸若奏最皆得與二親訣躬飯含治喪葬人以為孝感而大夫之子德楨亦舉進士奉使與大夫訣如昔時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大夫父子之謂哉大夫名篤壽字子長別號小谿生正德辛巳五月癸亥卒萬曆丙戌九月癸丑享年

六十有六

廣東布政使司左參議張公偕墓志銘　徐紘

嘉靖乙未十二月十有六日廣東布政司左參議可齋張公卒按狀張之先臨安人六世祖士昱元季辟地江陰之桐樹里因占籍焉曾祖平道祖大川咸有隱德父紀封奉訓大夫兵部武庫員外郎母沈氏封安人公自少奇穎嶷嶷若成人長游鄉校輒試異等名隱起江東以壁經授徒學者景附弘治甲子領應天鄉薦乙丑登進士第正德丙寅奉使嶺表採訪孝廟實錄歸授兵部職方主事庚午遷武庫員外郎典稽尺籍造無疏漏時逆豎內専釁與出幸中外岌

皮公博考舊章旁羅群策凡于本兵政務靡不究心會山東江西蜀陜閩廣盜起警報日至朝議以公遷職方郎中公夙夜靡遑批答不暇時有奏對援筆疊疊千餘言切中事機推補將領往往得人自是群盜漸次削平以勞績加祿四品錫之鏹幣僉謂當有殊擢而公以執法為時所忌竟出參廣藩分守嶺東兼南北二道所至威惠並著得旬宣體會天門莆灌二洞賊首雷白眉等合兵稱亂南甸騷動公以鎮巡重臣交薦携符攻討乃選將練兵密授方略多得招降脅從之民撫而用之以察虛實以爲鄉導分兵八路

以扼其吭全師直擣以摧其堅俘獲甚衆上功天府未及報銓曹以老疾移公致仕公哂曰吾志也亟趣裝歸　上念其功命進中順大夫壬午詔進亞中大夫階從三品時武庫公暨沈安人皆白首具慶公色養朝夕務得懽心暇日闢圃鑿池雜蒔花竹每致朋舊觴詠其間於世味泊如也平生孝友天至與人交和而能敬雅好學博極羣書凡天官堪輿律曆星數之學靡不涉獵爲文出入韓柳詩法唐書逼真晉帖至老猶手不釋卷云公諱簡字允敬別號可齋生以成化乙酉正月春秋七十有一

廣東布政司左叅議益齋趙公承謙墓志銘

王錫爵

公諱承謙字德光號益齋姓趙氏裔出宋宗室士鵬紹興中爲朝請大夫守江陰軍郎其官家焉士鵬十世孫爲公之祖松雲先生復自江陰徙常熟生三子其季玭拔賢號承蓮母家錢氏故饒於財會罪徙遼左分其家半予松雲先生已而松雲先生没錢氏赦歸承蓮公以故皆歸錢氏嘗從田家游見饑民相聚採拾道上爲發粟數百石賑之其立義慷慨類如此然坐是家日索而貧德公有度無以報則晨夜稽顙

祝天曰願趙公有子已而趙公竟有子四人公其二
也公幼有異質於書無所不窺嘉靖七年中應天鄉
試十七年舉進士拜江西贛州府推官二十一年遷
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二十四年秩滿遷稽勳司郎
中二十八年出爲廣東布政司參議三十二年致仕
公長身玉立嶠宇高凝自弱冠遊庠序二十年諸耆
儒老生竊識視其舉止不失尺寸人人自以爲不及
而所視少年或憐其老困一經勸之仕公謝不可蓋
謁試應天者三上春官者四其卒用射策顯名而公
年五十長矣已試吏則嘗曰吾孺忍旦暮及此豈沽

沽望一飽哉顧見折腰承睫走權利者則又奮曰得失不有命乎吾老且鈍終不望為大官且柰何令須眉丈夫作兒女呫囁態故公所至與官視事卓有風節在贛州持法嚴吏不得闌語閭里閒相告訐者公廉得其構會主名刑法罰之奸黨蛸伏風俗大改聲縣尉爲龍南盜萊某所劫公單車部兩卒直抵賊巢爲陳說利害賊錯愕迎拜立出尉總督臺南李公奇其材言於巡按御史御史故知公檄督視商稅沈于奉職公私便之在吏部雅自顧籍不喜交俗人寮友中與澹泉鄭公椒山楊公語最合兩公亦推轂公有

長孺子孟之風焉家宰張文隱公之入相也每指數廉吏必首公曰是故嘗攝太醫令斥俸金百餘爲諸曹郎置邸舍者在廣東時時行縣聞民所欲爲輕俠少年有縱爲淫盜不法者公下令風厲不改則論殺之和平賊李文彪之犯嶺南也潮惠兵備尤公問計於公公以爲五嶺雜夷民輕死習戰自其性然而江閩山谷之間故爲奸穴但其人往往饒樂偷安即有剽殺皆出他省而未敢甘心於鄉土維當事者稍羈縻之使彼此相疑各爲一省之藩籬未必非利也今直驅市卒與梟獍爭一旦之命即坐而益敵如近者

龍南寵義之事其敎可賭也尤公是其議使使馳檄諭賊賊爲之斂兵公固長者貌若儻蕩不備至其當官治辦臨大事密靜有思蓋皆自學問得之然竟以齟齬權要仕不大顯始自推官召入會太常卿董某以他事不悅公趣南吏部爲南吏部三年考滿嚴世蕃聞其名使索數百金爲質曰趙君良苦不當爲南官吾能爲地公笑應曰大馬齒長懼不任公之事且安所得金竟謝去居廣東三年與御史某某燉爭事不協坐論免歸卒於家公天性孝友既貴累贈父承違公爲奉政大夫南京吏部稽勳郎中毋顧氏爲宜

人然每歲時祭饗咨嗟感咽以祿不逮養爲恨撫仲兄諸孤一如己出與人交款款誠直不喜逆詐亦不解作軟媚語意所不可輒掀髯奮辭必信己直雖權貴人視之亡如也守官守身終始依於廉儉一布衣或十澣不易歸之日杖屨翛然足跡不濡政府至邑有大役如築城量田之類公出錢佐費常在人先鄉黨貧無貲者病不能具醫藥者死不收者過有求則應之即傾囊不靳也疾且革呼子用賢戒曰吾以長身屈於短命夫學不能抗志而道古仕不能展蘊而立名此吾所甚恥見其勉之遂卒公生於成化丁未卒隆慶戊辰得年八十有二

廣東按察使隨贇傳

隨贇字從禮山東即墨人性果敢有才畧洪武初以元故官赴京授六安州英山縣主簿時陳友諒餘孽王玉兒者以妖言惑衆爲亂殺掠吏民贇集民兵捕之擒玉兒并其黨與數百人獲僞印器仗俱送京師

上召見賜宴勞之加賜白金五百兩綺帛各八疋陞知縣縣民有爲虎害者贇移文於城隍之神虎遂死于民被害所斬其首懸之城隍廟門虎患遂息陞通判袁州政脩而事治流民歸業田野與闢郡人德之立碑以紀善政洪武三年閏五月陞今官

廣東按察使趙君寘墓志銘　　王鏊

成化辛丑春禮部會試天下士吳江趙君栗夫名在第一刻其程文傳播中外名聲大起時年甫二十餘尋登進士上第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淛江按察司副使進廣東按察使蒞任甫越月卒年四十有九君諱寬栗夫字生而白皙纖弱若不勝衣而警敏絕人自少讀書五行俱下其於舉業殊不經意下筆即超邁老輩皆推服之及有官益肆力學問自經史以及諸子百家無不淹貫爲文雄渾秀整行草亦清潤時刑曹同官華亭陳一夔崑山秦廷贊天台王存

敬皆能詩四人相得驩甚更相倡和時吳文定公在翰林良辰佳節四人輒相過從予時亦往來公所多相賡和君才尤贍下筆數百言衆皆驚其捷服其工吏事初非所長在刑曹久律例通究曉析訟至立解獄無寃滯及董淛江學政能推所學以變其習士無謏聞狹見之陋凡經指授爲文皆有程度不以權勢動搖有所軒輊高下遇人坦率不事表襮人以是愛而重之銘曰

孔翠群鵷其文旣騫騏驎服轅中道忽蹶始誰啟之卒誰尼之已乎栗夫愛莫起之

副使贈按察使謚忠襄毛公吉傳　丘濬

毛君諱吉字宗吉餘姚人也性剛直尤嫉惡自在邑校時見鄉人顯宦者歸或挾勢以淩鄉曲而於郡之長吏則卑卑以希合輒毅然形見顏面曰我得志弗爲也歲甲子中鄉試再試禮部皆乙科不屑就歲甲戌登進士第授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故事十三清吏司分理在京諸司刑獄廣東司當錦衣衛卒伺察百官陰事擿摭得分寸書片楮以聞不復核虛實輒當以罪公卿大臣皆惴惴奉承之惟謹公行請託莫敢違甚至以罪被逮法司亦不加箠君在司有逮

至者一懲以法畧無顧忌其人至以俚語目君曰毛

葛刺時長衛者怙寵大肆羅織勢焰爍人百官遇諸

途趨避惟恐後君遇之獨以一手舉鞭彼愕然顧左

右曰此非刑部毛葛刺邪益銜之其徒百計求君短

長訖不可得適君問以疾誤胡參命錦衣衛鞫之其

黨走報其長曰毛葛刺來矣乃預簡卒之彊忍者掄

巨杖待君君至僅搒十又五骨見矣衆意君必死適

有僧同在繫見君創甚而無悲苦容曲事君得不死

既而隨衆例得復職衆咸曰毛葛刺自此懲創改節

矣及蒞職操法愈嚴未幾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時廣

城以西流賊殺掠居民殆盡其東幸無事而豪宗大
戶武斷吞併積習成俗君分巡惠潮首知其弊痛懲
之豪右斂迹及其當代二郡民赴巡撫大臣願再借
君一年於是檄再往先是程鄉民羅劉寧者作亂官
軍平之其黨陽輝者遁往贛之安遠招集餘衆於閩
廣江西之交大肆摽掠時官軍皆征廣西君不得已
招之而輝等從命復業比君還會府而輝等復起摽
掠如故君再至賊勢益大輝據上下寶龍峒其黨曾
玉等據石坑峒謝瑩據龍歸峒破江西之安遠福建
之上杭二縣遠近騷然諜報賊期以十一月二十二

月攻程鄉縣治君曰賊勢衆與其臨時拒敵孰若
先事制之乃命縣長吏密集民壯并召旁近官軍僅
得七百人卽日倍道行三百里至赤朱坑翌日又行
三十里至石坑峒賊數人負米出峒衆欲奪擊之君
曰舍之毋驚動賊衆少頃賊知官軍至以其衆三千
人陳山下賊衆我寡士卒有懼色君躬擐甲冑督戰
於是士卒爭奮自辰至午戰數十合賊遂敗走生擒
曾玉及其徒二十餘人斬首三百餘級乘勝破龍歸
峒獲謝瑩又明日直擣下寶龍輝衆陳石崖上我軍
陳水中相持守之君以戰不得地亟分兵繞出其後

賊莫測遂驚潰前後擒斬一千四百餘人餘黨悉平是役也我士卒不損一人犒賞糧餉皆出臨時調度不取於官不斂於民又獲白金三千餘兩他物稱是悉以送官巡撫大臣以其功狀聞未報而君又當分巡雷廉高三郡人民爲賊所殺虜什七八道路蕪塞數百里閒無烟火君攬轡四顧慨然以削平賊寇爲已任旣抵所部城門晝閉郡守猶鞭繫城中殘民追徵不已君至首命止之百姓如獲更生分守都指揮等官嬰城擁兵賊或十餘人或三五十人驅脇子女以千百數日過城下不肯出一騎發一矢甚或燕飲

酬歌若閧鬪之吏民以賊告輒加箠楚有自賊中逃回者輒誣以通賊杖殺之自是生民進退失據無復生路矣君至嘆曰此方之人獨何辜哉是雖一時守將之責抑亦督責者之過也時雷州海康知縣王麒者獨奮不顧身爲衆所嫉君獨奬勵之適報賊至大體等村君時在雷州即移文都指揮出軍擊賊彼畏縮不敢出君又以大義激之亦不從君即督麒領民壯弱抵賊所戰敗之斬首數百餘級奪回被虜人畜無數賊分三支犯吳川縣君覘知其一近河道即命麒乘小舟出賊不意衝破之得首虜六十餘級其二

支閩風遁去自是君所部稍寧君以平賊方畧來上
上嘉其勞内批陞君本司副使仍降勑奬諭委以
一方邊務而麒亦陞本府通判勑至君益感激思報
歲乙酉春正月賊東出惠之河源轉掠韶之翁源君
率官軍二千兼程追之斬獲百餘級賊遂西奔二月
新會告急君率都指揮焦用指揮孫璧等官軍三千
人至新會又得民之自効者近萬人明日行至火燈
與賊遇戰破之獲首二十餘級乘勝追至雲岫山去
賊營十餘里時二鼓矣君號召諸將曰賊營後山菁
而前畋田左右皆山隴若敗必遁入後山菁等明日

分兩哨進據後山我以精銳衝其中兩兩哨左右合擊之賊可進圖也約以雞鳴蓐食黎明進兵是夜無星月遂至後期不得已三哨齊進賊果敗棄營擕妻子上後山君命潘百戶者帥精壯千人據賊營賊多遺財物軍士競取之賊據高瞭軍士有爭奪者遂擁衆馳下刺殺潘軍士皆自營門擁出賊自後追之與右哨指揮閻華遇力戰久之君命某往援某承命不赴華馬蹶亦爲賊所刺諸哨遂奔潰君勒馬持刀大呼曰劉駐劉駐衆潰勢不可復君從吏廖振等勸君宜隨衆姑避之圖再舉君曰吾誓不與此賊俱生今

衆多被殺傷而我獨生全可乎汝等亟走頻〃顧我言未已賊七八人持鎗趨君君且罵且敵猶手　斬賊斷一人臂力支不能遂被害時三月一日也是日之雨大作山谷皆震動連日陰晦又八日始得君屍面貌如生舁歸廣城官吏士民男哭者相屬事聞贈君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錄其子科爲國子生是時仕嶺南與君同志者惟麒一人麒雲南大理府人正統丁卯貢士由胄監擢知海康縣至官日以忠義激其民遇賊至輒率衆奮擊之前後多所殺獲需人賴以少安而一時郡守邊將反惡之君奏其有守有爲同

月陞本府通判未被命而先君死于賊至是有司併
以聞朝命與贈君者同日下贈麒奉議大夫雷州府
同知君死時年四十四麒年若干　史游曰初君死
時或傳至京師言藩司以白金千兩充行軍犒賞費
委驛丞余文者從公行以司出入已用十之三矣文
憫君死而貧無以爲歸費以所餘金七百兩竊授君
僕持歸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止如公狀
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走告近居沈經歷
沈報僉憲胡希仁亟來視之瞪目視胡曰非也須之
夏至乃起揖而言曰某受國恩不幸死於賊固無餘

憾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某家雖官府無所稽考而某負汙辱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毋汙我言畢婦忽仆地少頃始蘇覺不知其所以云予始聞此言不敢以語人及夏君來覲予詢之果然嘻乎君生而廉勤不煩既死而英爽不昧如此而世之便巳自文者至或誣君以激變譏君以贓私是尚有人心哉是尚有人心哉

湖廣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司副使節菴陶公魯墓碑

湛若水

公姓陶氏諱魯字自强號節菴廣西之鬱林人由父蔭丞廣之新會縣遷知縣廣州府同知按察僉事副使湖廣按察使布政使兼故按察副使轄治廣西寇賊父成由典史歷浙江按察副使死巳巳金華葉賊之變　景廟嘉其忠義乃命官子魯具得廕敘始此公丞新會方弱冠廣右傜賊流劫盡雷廉高肇以東之境破城殺吏戮掠至香山順德焦頑胥與效尤黄賊胥嚮應胥劫殺無寧日公召父老於庭誓曰賊氣

將吞吾城若父兄能率子弟從我以死守城邑保家族乎皆曰諾乃築寨堡與民守之中立以捍東西寇賊之衝築輔城以衛厥城浚外溝以衛厥輔城布鐵蒺藜植刺竹以衛厥溝人守其土分殊死戰別寨分兵相援一邑之勢如腹心相臨絡賊至不得犯父老咸曰吾等保妻子長子孫皆陶丞之功云白沙陳先生記曰往來西寇之來憑陵高涼以東破關襲城勢如建瓴至此則截然而止如虹霓之收急雨由是吾民丘壠以完室家以安雞犬以寧倉廩以盈燕有歲時樂有賓客至於今各得其所者則誰之賜乎始者

何物少年深於兵者也

兵出賊不知所向宋狄青近王浙建皆然

吾謂陶公曰孔子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公練兵於暇日兵知其意如臂指知心惟所使之前伺無敵其兵行兵不與知其調兵食運軍械率先期封檄令至期乃發發則機動事備而人莫測如雷霆之至不及掩耳又多疑兵故東西多寡賊不知方與數而疑懼其心賊遁則戒兵勿進賊弛備則急取之其剛柔操縱在手故賊遇之即殪又無能遁者嘗與公夜飲俄起如厠潛身鑰門出城僚友索之不知其出征也故賊雖置耳目於左右其行神速不及知也功成而人多忌之其薦而稱道之者韓公雍鄧公廷

賛劉公大夏也劉公大夏者與白沙先生爲友後爲兵部尚書負天下重望其狀曰公學滋新會民尚梗化效黃蕭養所爲結營寨肆虐以禍東土公單騎詣賊開諭禍福招爲良民新興陽江陽春遇賊危困則率義勇保障民以安諸奉檄行兵親冒矢石屢破賊巢一邑以寧九載當滿去父老乞留擢知新會縣事陞廣州府同知仍掌縣事民益用康風俗丕變總督兩廣韓公以公功上聞陞廣東按察僉事奉璽書整飭兵備首建議請立總府於梧州統兩廣以制其猺古霖曆事曰百世之功也梧有帥府兩廣乃如兩臂

以護胸腹而兩賊遂不東雷廉高肇民有寧宇又城吳川白沙先生曰昔寇盜充斥於高涼百姓凜凜委性命於豺虎之林公專經畧大著討賊之聲高涼以東之民倚公爲命及築城之後民喜曰衛我者生我勞我者惜我公大惠我我何敢忘又九年考最陞本司副使仍奉璽書專理戎務凡兩廣之地雷廉高肇潯梧荔浦府江田州之賊剽掠毒虐於西東者討而撫之諸賊讐公害已於是刼其鬱林之廬焚其誥命毀其先塋害其族黨事聞於朝乃命公徙籍於東廣公憤不顧家益勵志討賊又九載考最陞湖廣按察

使仍奉璽書理戎務於兩廣如前賜以金綺誥命陞
湖廣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仍奉璽書撫治兩廣
公自丞至布政使凡平後山平恩平陽江平新寧自
水平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凡斬首二萬一千四百
有奇奪回被虜人暨撫散向化人十三萬七千有奇
巡撫鄧公廷瓚疏其功於朝且曰爲年將衰而恩信
入人且深若得爲父子相繼統領民兵其可請以世
襲武階官其子荊民俾領兵隨爲殺賊以繫兵志以
激有功　上可之下兵部復官荊民錦衣左所百戶
後以功陞千戶公恒言除寇賊化之爲先殺之不得

已也故公平後山賊即請置從化縣并學平陽江賊即修陽江縣學平恩平賊即請置恩平縣學他如雷白新寧白水建學皆如之修厓山三忠祠以祀從征死戰諸民兵曰吾以化殘而勸之忠義也於是民父老為思德之碑公沒三十餘年國子生何相上言欲正公祀典於忠勇祠而凡為忠勇者從祀焉縣官歲行禮公平生所禮於其廬者白沙先生白沙先生亦為之起敬而盡禮焉白沙先生曰公之治民如治兵因應隨機初無定體其治兵也如文士作文奇生筆端無事蹈襲故能使人畏之而率以取勝此皆公精

師心術之奥之蓮云公生宣德甲寅十一月五日卒
弘治戊申八月十四日年六十有五

方伯節菴陶公逸事狀　　　黄佐

儒生持文墨以自衒而謀則迂俗吏執政刑以操切
而理則罔二者皆過也闇然而學確然而施遜志合
章見諸事爲斯則優乎佐童子時日逮先大父滕每
先君侍食輒與論古今諸鉅公嘗曰夫人豈易知哉
方伯陶公雖出恩廕然積學屬文慰儒固莫之逮也
因及公行事縷縷惜也顚冡久忘之矣嘉靖丁亥自
史局歸省方脩郡志即有陳臬之命大都据邑[illegible]草

次成書而藩臬名宦無所於徵門人同事者今州守
吳君畀乃隨所見書之稍爲更定不暇精覈若公亦
其一也及視學西廣修通志時已上疏在告諸生惟
錄令侍郎唐君平侯舊本以塞責於公傳尤畧迨遜
歸而梓行覽之必嘆適大參徐君健夫過談及之徐
君曰子亦知陶公之嗜學乎昔牢新會遺黎嘗告我
矣公之丞縣也年僅弱冠居無幾何而王尹重至重
江右宿學也見公英明行事老吏不能欺心甚器之
因謂曰丞嘗問學矣乎公慷然起對曰某從先大夫
在浙嘗受業周先生先大夫沒而學殖隨落今業已

賢好學如既其功名卓卓然并信留

爲吏其柰之何言訖泣下尹慰之曰丞無悲我爲丞師可乎公雪泣謝曰幸甚願安承教因下拜執弟子禮尹乃與公約曰每晨後當授丞以經史講解大義然後出視事於丞何如丞能無厭煩難乎公喜見眉宇又下拜曰幸甚謹如教自是背誦覆講日有新得尹亦喜曰始見丞風儀抑丞才識已大過人今敏學若此吾雖叨甲第萬不及也異日必大顯庸爲國名臣丞切毋忘吾言未幾尹卒于官公執喪一如父師治其後事贍其歸橐甚周且厚臨行謂尹二子曰先公廉而貧其教愛其過於骨肉如天之德何能報采

行矣日後兄弟儻不能掇巍躋膴勿憚一來或倖如先公言計數年某必可至方面此時當有以處子子其歲之二子泣謝而別喪未抵家而公已繼爲尹矣及薦陟臯命二子學無所成果負笈而來公館穀豐備使依其族人之在瀧水者已而録爲瀧水庠生廩餼之皆得貢爲學官云嗟乎公之學行卓卓如是而碑傳漫不之及何邪世徒知開府蒼梧創祠崖山章疏文出公手而不知其學術所自嗟乎王尹之敎公與公之報王尹雖古人中蔑以加矣佐方媿不能詳志公而徐君言又與先大父合聽之豁然惟恐其盡

也徐君又曰夫子明訓好謀而成陶公用兵如神要亦學本於此我國家以軍衛民無所謂民壯天順以後始募之後乃列諸租庸公在新會擇子弟之材武者爲敢勇日訓練騎射熟其爲人追將出師將擊東則聲西人莫能測公署後爲池而亭其中居常不安橋板夜靜乃呼敢勇之可與謀者三數人焉先度一人與之謀既反然後復度一人又與之謀盡三數人之謀而擇其可臨期制宜則出三數人之外雖三數人亦不知也謀定即發兵兵者莫知所如往惟視旌所向或於文移封上硃書示之以故常出賊不意戰

則必勝今則羽檄四馳徐圖擇日將逾歲時然後定士始注耕韜及往則蓬藋巳翳豺豹矣嗟乎求好謀如公安可得哉近予同館臬僉李君時言將祠公於名宦予偶往報謁而出至門乃問予于以徐君之言告語未畢李君牽予還坐盡之喜曰信如徐君言豈惟俎豆一邦當芳耀青史亡窮矣彼孜科第馳華藻何爲者哉爲之三嘆公壻余君世亨以余與公孫瑞之有連乃偕瑞充弟舉之俾予狀公逸事于不辭而書之俾刻諸碑陰

三廣公傳

霍韜

三廣公陶氏諱魯字自強廣西鬱林人由父成蔭爲新會丞陞知縣府同知按察僉事副使按察使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轄治廣西寇賊民因稱曰三廣公云三廣公父成由典史爲浙江按察副使宣德間柄臣養亂至於正統極矣已巳之變王師潰於土木七省盜起儒臣益震怖成立柵於浙之金華獨禦賊衝且招降賊功垂成爲忌夫横沮賊卒至無援遂戰死　景皇帝嘉成忠命官子魯魯由蔭丞以至於有功歷顯職故嶺表稱忠勳之後必曰陶氏云

魯丞新會年弱冠廣右猺賊流劫雷廉高肇破城殺官

吏戮掠男婦四郡無完廬香山順德之頑復襲賊萑養之遺風劫殺人無寧日魯泣語于民之父兄曰賊毒痡四境氣吞吾城今爲若父兄謀非戰不可保城邑非致死命不可戰若父兄能率若子弟而從我乎若父兄子弟能致死命以共守城保若家族乎其聽予誓父兄曰諾乃築寨堡誓民以守以蔽扼賊衝徑復築輔城復於城外溝爲濠復外布鐵蒺藜植刺竹以堅城守賊至則人守土分以死力戰別寨分兵相緩急赴援一邑之民鄉遂如臂指腹心之相聯絡兵稱能戰而賊不敢犯父老迄今言曰邑民保妻長

子孫皆丞之功云魯由丞至布政使平後山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諸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平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賊凡斬首惡一萬一千四百有奇拯回被虜民暨撫散向化之民凡十又三萬七千有奇爲兩廣保障寄民生安危凡四十又五年建議置帥府梧州控兩廣逼潯梧府江之賊衙君子曰梧有帥府兩廣乃如兩臂護其胷腹潯梧府江之頑自是不東雷廉高肇民有寧宇是役也葢百世之功云魯行兵兵不先知或先半年調兵食或先數月運械多疑兵多屯寨戍守兵調多寡無常數

賊益不能測運糧聚兵惟曰戍守賊懼爲之備或遁
兵則不進賊懈弛備或遁久不得耕以食或歸即數
路兵進賊奔不及亦不能戰而殪督行兵檄裨將不
先知惟檄面署曰某封某日某時發及發乃知進兵
即數路如期至賊亦不及備而待殪故督征賊賊無
能遁亦無誤戮一良常宴客樽俎未徹截賊已報捷
坐客駭愕夸且賀曰陶公神算云督用兵惟撫按臣
與聞謀議有司不知調兵食民不知兵役功成奏捷
且有忌譏四十年間惟都御史韓雍鄧廷瓚上督績
于朝且不沮督亦因成功然亦屢譏危督沒三十年

兩廣賊復熾焚民室廬汙民妻女荒其田不得耕耄稚流離有司不以時聞賊益熾將危及城邑震驚省藩乃議征司府議兵復啞啞然無可否或如雜訟狡吏先洩兵議于賊賊得預為備或逭司府上撫按復數月議乃奏復數月乃得報征又數月乃集兵比集兵賊已遁山谷兵抵空巢無馘功戮遁賊之良或萬及千以謬功級括其妻女為汙孥撫按官亦幸功亦苟俛無戮罰甚則縱狼貓殘郡邑沿海之居民故遁年兩廣兵與賊未聞兵期里甲已發兵未及賊境良民[illegible]蔡兵退未移賊穴賊已虜民妻女為室胥居曰

官軍擾我干若取償捷報賞未行民復怨云賊復出劫復焚數千家矣民俗觀山險之识從亂無禍爲良獨茶不茶則驗以故多從賊賊亦熾不可禦君子曰昔也魯也無恙垂五十年粵人賴寧人亦莫念魯之功乃今懐魯豈可得也諺亦有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以實也魯之功垂諸後人其實之謂乎又曰魯之功由令乃益著云魯恒言除寇賊化之爲先殺之不得已也故古賢之除寇賊也先除戎器以戒不虞乃修比閭族黨以正民紀乃修庠序學校以崇民化古賢之以安莫天下也凡以格民也故魯平陽江縣賊

即修陽平縣學平恩平縣賊即修恩平縣學從電白縣日避寇也即修電白縣學平寇而修學避寇而建學吏治所云迂也魯日吾以廣化也又曰表忠烈以勸爲臣也亦化頑也乃修厓之三忠祠復修新會之忠勇祠又曰禮賢儒所以勸也示民以有趨也邑人陳獻章世誓焉曰禪也魯獨時造其廬咨政理君子又曰知化寇以禮惟三廣云作附三廣傳

廣東按察司副使林公錦傳

林錦字彥章連江人舉景泰元年鄉貢授合浦縣儒學訓導時蠻寇充斥内外無備錦規畫皆愜合機宜巡撫右僉都御史葉盛異之遂檄攝靈山至則患無城守始據形勢立排柵設戰守具賊畏備不敢嚮邇未幾以滿秩去民曰公去賊復來我無以保我生逃之山盛乃以狀聞請令靈山詔從之許馳驛之官蓋異數也民聞之即復來歸適歲大饑益熾劫掠村堡無寧日錦單騎入壁諭以禍福附縣二十五猺皆聽命其遠地不服者縱兵勦之天順壬午正月敗賊于

羅禾水二月敗賊于黃岡嶺五月大敗賊于新庄前後斬獲千餘級還所擄掠倍之已而去排柵築土城徙縣治于中成化丙戌以功擢守廉州歲復大饑賊掠清和鄉錦肩輿諭解者千餘人不服者殺之盡其經略還定如靈山戊子擢按察司僉事尋轉副使遂制置一道立數百年長計設團河營以禦西寇新廉營以禦南寇設洪崖營以塞寇出沒之路寇遂滅息庚寅巡視靈山念土城不可以久遂城之錮以磚石高墉連樓櫓亘五百丈靈山遂成重鎮然自令至守臬一以教化爲務靈山尚鬼好巫則禁淫祠修學校

節民力農桑行孝弟治廉學宮羣子弟敎之架化龍橋爲多士勸讓海北道作欽之明倫堂估民居以廣孔子廟廡全郡知學者皆錦之敎也禮義風行幾可化俗且忠誠仁愛訏謨宏議處分漢達軍民及經久可行者前後三十餘年皆爲生民造福計如請立總制府于梧州俾嶺海萬里倚爲干城屹無兒孽其功尤大云

廣東按察司副使丁公璣傳

林俊

先生諱璣字玉夫丁姓溧州人宋參知政事觀文殿學士文簡公之後祖寧棄建寧右衛經歷隱於鄉自號友陶是生先中書舍人元吉學行高古學者稱易洞先生先生服習庭訓慨然有求道之志十歲爲文有趣尚十八抗顏師席是歲領鄉薦又四年成化戊戌第進士乞假歸潤迎婦張氏明年還授中書舍人與同官烏傷王君汝並名王年長踰倍尊爲益友吳文定公原博費侍郎廷言皆丈人行禮若素交陳石齋公甫至京師先生日接道論久而嘆曰石齋克己

功剗其所學大類象山吾儒須內外動靜交養互發
甲辰歲除星夜殞乙巳元日星晝殞俱有聲先生應
詔上封事極論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大
要以正心爲根本敎東宮振紀綱正風俗愼用人重
名器蘇民困理財用飭兵備爲急務末言方士釋老
宜加痛絕疏入留中羣奸切齒何之無分毫失久之
以同官忩過速逮出判普安公委北上次辰州聞憲
廟訃三日不食孝廟嗣位起三原王公介菴爲上宰
聞先生至邀坐後堂咨訪竟日明日再邀不起且言
今日大本無急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

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
可次第而舉言甚切直介菴受之欲引吏部屬爲忌
者所沮俾判廣信先生以易洞憂去服闋仰家授與
國知州居八月以錢孺人憂去位服闋倪文毅公當
軸校拾名士郎家起致仕僉事章公懋爲南京國子
祭酒先生爲南京儀制郎中未四月遷廣東按察司
副使奉勅提督學校歲餘入賀道清遠山水暴漲舟
且覆先生衣冠祝天度不免闔窻端坐與繼室陳氏
一家十一人俱歿惟仲子同與一僕以他舟僅存嗚
呼酷矣弘治癸酉三月十五日也先生長不踰中人

而信古任道有爲鈞之力至於羣吠衆噪不震不搖
則又有百鍊之剛焉誠孝天至伯叔無異財親喪皆
立儀禮襲用無遺至身無完衣子女踰期無力爲嫁
娶寢亦難矣位署清局無事樞無言柄將欲一身任
世責之重而盡還淳樸之風愛君愛國性眞然也教
人必先心身四方從學履恒滿戶外先生必正容端
坐澄心定氣使燥慮消息少與開講辨析疑義細入
毫芒而文字正大不涉荒怪故門下之士成大名掄
大魁靑緋中外楚楚焉嶺南敎法以厚倫爲本格物
窮理爲務修身而達之天下爲期假之數年文教可

知也先生爲政以風化爲先而誠動之普安夷酋有貲禮將先飲以示無毒先生曰何不相信如是飲其酒却其貲夷酋感畏遵約束終先生在不專殺一人時輸納絕火葬歐㕣所授科目于是乎有人有兄弟爭訟者先生久而不決曰將使自感悔耳既而果然蕭溪義勇以私隙誣鄰民爲盜斷其舌而汙衊其妻女隣斃獄中先生宿驛舍夢若聲冤狀詰旦果得訴者一訊而服承豐銀㕣羣盜時稱發先生巡視解散同寅坐事先生爲曲處乞印易牒獨執不從曰某平生惟辦此一片心事君果誰欺邪其人久自悔服遐

事詳緩慎密不以釣名王介菴對人必曰佳士佳士予長先生五歲始識之同年稠衆中委蛇服膺自是屬心焉先生亦謂與可左官姚安無復敢送者獨先生與楊公遂菴數君子致詩先生復徒步十許里爲別則知已嵩馬爲論列計矣予既復官先生亦就謫所能闊邂逅因得并易潤舟次益信先生所得之深又數年過潤則先生之廬不庇風雨予括囊僅助二金嶺南之行僅助一公服又數年過潤則先生之廬幾不可入矣或問先生儒而迂何至一第不治曰有之簞瓢陋巷顏子則然何至女子二十六不嫁曰有

之程氏孝女明道則然在士夫亦有異議者曰有之開道不識濂溪則然先生其猶幸於今之世無考亭之難處者抑儒運之衰一至此極而天亦有所陰祐於不獲已之間爲承祧之地者先生號補齋所著有補齋集若干卷大學疑義一卷洪範正誤一卷四禮儀註若干卷中庸語孟易說未脫稿又欲繼朱子之志以儀禮爲經禮記及諸經有及於禮者爲傳而補以註疏未成書云贊曰儒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補齋蚤將有意焉沖澹渾融窮探力索而志之所向不息不岐觀其行已事君誨人著論大略可見已使幸

而得及程朱之門淵源之續其殆庶幾焉倉卒水厄一信始得屍而衣冠端整殆所謂俟命之至確乎其不亂者斯補齋之終也

副使自菴陳欽墓志銘　兄鎬

嗚呼痛哉此吾亡弟諒之之墓也諒之與予生同氣幼同學壯同仕居則相友離則相憶未始一日相忘也今死矣尚忍執筆銘其墓邪然諒之之爲人雖世所共知而詳且衆莫如予非予其孰銘之諒之諱欽別號自菴吾陳氏系出會稽永樂中曾大父諱一廉大父諱嵩以天官學徵赴南京占籍欽天監家君獻娶先妣山陰劉氏天順壬午舉京闈越數日而鎬生明年再試春官授四川鄷都教諭迎祖妣何孺人挈室以行又明年甲申十月二十九日生諒之于學舍

甫五六齡始就外傅聰明強記稍長益開明家君指授經義領會神速成化己亥與予同游京庠飭躬修詞益有時名丙午同舉京闈明年丁未同登進士第試政工部奉使浙江弘治戊申選南京兵部武選司主事署篆考選軍政豪要請託一切峻拒後竟以是得罪幾中而免辛亥滿一考以受職先予得請賜恩時家君方自終養起為豐城教諭封先妣為安人娶蔣氏繼娶王氏贈封安人壬子家君始棄職就封如諒之官五月先妣棄榮鎬自禮部解職歸甲寅冬終制赴京諒之改兵部職方主事委守山海關政令肅

滿關人至今稱之戊午得代以刑部四川司主事歷雲南司員外郎山東司郎中巳未奉命勘事金齒辛酉陞直隷廣平府知府下車有聲久益孚恊撫按薦于朝及奬勸以風示守令者六其治績若興學校正風俗築堤堰均站錢審征徭平學牧減柴夫定馬價等二十餘事咸有實惠既去郡縣刻于碑以志思號爲陳母乙丑春朝會京師吏部推方面知府卓異者十人請加宴賚諒之與焉回任陞廣東按察副使奉敕提學便道歸省家君封南京稽勲郎中蒙朝廷覃恩服色許與子同遂拜恩于家是冬赴廣俸教甄

別士方嚮風明年正德丙寅十月十四日遽以疾卒于官得年四十三而止嶺表士聚哭失聲縉紳聞之無不驚悼有涕泣者嗚呼痛哉諒之平生嚴毅方正不輕交結所與游皆當世名士于物非義不苟取服官二十年約素如未仕時雅尚文學公暇手不釋卷尤喜汲引後進多所造就爲詩文典則開遠根于理道字蹟遒勁世多珍愛之所著自菴稿若干卷海山聯句錄四卷讀其詩文孝友忠愛皆可考也予與諒之自登仕始知有別別一二歲所諷會及陞廣東予出祖濟寧同謁闕里而別豈謂承利也嗚呼痛哉

自菴傳

婁性原

自菴吾友陳君別號也君諱欽字諒之陳氏系出會稽永樂中大父諱嵩以占步之學赴召南都世家淸溪上君幼負奇質髫童時嶄然有成人志隨侍尊翁與竹先生教諭信之豐邑偕伯兄宗之精業壁經魁美有聞成化丙午伯兄發解京闈君亦與鄉薦聯舉丁未進士高第所與游皆當世名人明年弘治戊申拜兵官武選主事得補南署余以武庫正郎同省院交有兄弟義君性嗜簡帙手不釋辭綸理政務暇輒過余化學軒論訂鑽研不以寒暑風雨間南都宦遊

先正若方公遜志張公紞茅公大芳周公德章忠懋貫跡博於記聞且檢閱武階仕版得其義槩之悉錄示同志辛亥春余爲權奸所誣按事者取聚同署人皆以禍避雖韋布相善者視余落陷穽不一引手君獨揚言曰武庫克忠王事吾輩知其冤不與理辯僚友義何在欽秉至公一一爲之雪白雖同罹禍網死不恨未幾君亦就逮同居囹圄倂棲月余因數命是安君亦不色憂怡怡如平時且日聯數律積箋盈篋筒余在獄二年遘疾危甚藉君以不死獄成余坐廢退君職如故由是義聲隆著歷登清要及出刺廣平

政教一新蹕屬風發銓部請加宴賚之賜百姓留去思之碑典學雅爲時重綸綍之命率以崇正學迪正道爲任是職亦豈易其人哉嶺南文獻雄省職典學者愈難其人援君於郡守中故典所無則君之賢出於尋常萬萬矣嗚呼向使君無出人風節惟以詞墨爲文苑不過江左一聞人耳焉能取重於天下如是哉乙丑冬君之嶺南官所余例復正郎致仕適客洪州偶會於孺子湖多興樓握手出肺肝悲歌激烈觀者爲之淚下十載重會尊酒莫辭平生共榻傾談達曙不能別去及抵任卓然以興道爲己任所以端範

淑人者粹有洙泗餘風伯兄先是典學齊東首誌洙泗振起斯文與君之在嶺南埧筦一律今則大叅江滸心與余契評議物理賡詠詩章凡遇余於江右者一如余之遇君於江左伯兄倡道於北仲弟倡道於南不惟士之奇抑亦遭際之奇昔元季動星象亦奇士也不能伯仲優焉或以不壽爲君惜殊不知伯仲之在今猶元季之在漢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漢則不害君之爲壽也審矣尊翁奉終養例蚤以孝顯大丘不能專美於前陳氏多賢夫豈無自哉余知君之久德君之深故撰所知之槩詳則具於伯兄之誌銘

劉憲副偉傳　　戚元佐

公名偉字公奇海鹽人也少讀書多觀大旨覽古人興衰成敗得失之由毅然若欲以身濟之至與人論天下事引義慷慨俛仰風會抱先王之道以經緯其術坐不下堂而以世道爲巳任人固知其非凡士矣成化甲辰舉進士行人巳而選御史勑督兩淮鹽政兼治河道事時邊餉法久支兊廢滯後稍變通存積十二常股十八淮當通泰徐沛之中豪猾者多隱占過制貧瘠者逃亡流徙至不得守巨商通賄私挾乃至倍溢引額而頑獷自徒越境興販甚與邏人拒敵

冒死不自顧所司屈於豪有力不得盡法乃至因循罔上而比周以遂其奸撓亂鹽法為甚今規其宿蠹裁以憲章商毋冒禁灶毋詭匿私鹽無逮盜公鹽拔歸豪有力者一時鹺政為清又以所司有阻法者不可不懲疏請于朝自今犯此者當戍邊　上俞之遂著為令既而山東大旱兩浙大水民不堪命公曰國家儲偫日久帑藏非乏財也齊魯吳越恫瘝一體非異域也兩淮幸多鹽羨餘金移以活兩浙山東之民不亦可乎於是上書請賑報可民賴以生者不可計遠近稱其仁焉高郵湖地枕水國諸大湖南北相縈

汪洋浩渺非下江淮之險每晴晝空明千艘並發忽片雲起天末則風激水涌波浪陡作長年黃頭至不得措手唯見帆檣亂折舳艫漂漾商艫漕艘覆溺狂流號呼莫救公嘗惋之然念不可與風濤爭神必殺其水勢寘之安流則安耳於是開裡河四十里築隄建閘俾南北道此者胥往來其中名康濟河見國漕重也民至於今賴之以免覆溺之患事竣奉命按廣西廣西與嶺南接境犀玳珠璣寶玉玻瓈之玩牙栗竹籐椰檀金錫之器冠簪帶舄雕飾之巧無足而至所須甚易士大夫非有介然之操鮮不染指其間公

至與諸屬郡誡曰凡我庶官其務潔修以終有以貪墨聞者罪不赦令下信而遵者十之三賕而著者十之四公曰法令不行監司之罪也於是簡諸羣僚得其甚者盡汰之他所激揚貞度持繡斧行百粵風俗問民便苦一切興革大者譯開小者條布內外庶司莫不精白承德夙夜畢慮民震動趨化而灕江桂嶺以南盡風偃矣久之擢廣東按察副使公素敏練精于吏治其以御史出爲方面則其事益簡即上下往來案牘一披閱之不移時而盡判矣人皆服公內辨足智材周綜核視天下無不可爲也而公意且倦游

癸正德初請老居家一無外事兀然一室終日危坐望之如土偶人然至其孝友廉靖懍懍有以自持數引繩墨與物無忤鄉評重之比諸陳太丘云卒年六十九

廣東按察司副使徐公文溥墓志銘

公幼名鳳更名溥後益一字曰文溥字可大讀書太岳寺愛其峰自號岳峰後更號夢漁明所志也公幼穎異未能言輒擇所提者數歲善草書邑令程倫屬給筆札初學易復學春秋皆有成總角出試為攝學僉事林廷選所賞且薦之提學趙寬育而廩之游學信州最見稱于編修畢濟川辛酉以第一應試幾擢不役居尊君封給事蒙齋喪竭力盡哀事太夫人甚孝撫二弟有恩意郡守沈杰禮遇甚隆為議婚封孺人許氏丁卯以春秋第二人舉于鄉復承尊公弘遜

重服辛未會試舉進士選南京禮科給事中自奉不
改寒素奉親極其豐腴公退屏客靜坐惟苦學養望
而已凡朝廷大利害事敢言弗憚若附御史高公韶
而劾王瓊及劾陸完李士實若論救侍郎羅玘因勅
建儲又特請建儲若因災異陳二十餘事以匡　聖
躬若薦尚書章懋等二十五人若辨僉事韓邦奇之
冤而極詆中貴若論選舉五弊若請革中人冗員若
陳闕失八事若陳後湖七弊皆犯而不欺直而不狂
天下難之其最難者則在于發宸濠之奸有得於曲
突徙薪之義故給事中孫懋御史唐龍黎貫李素等

爲嶺功公以滿考獲封贈且所言多忤乃移疾東歸築書院于梧山奉親求道罕所交接人莫敢干唯江山令吳仲以志稿來請勉爲一訂邑令王思明即其幼學之地建岳峰精舍時一往梧山有樓曰聚書軒曰玩易繫池種魚廣植花木葛巾芒屩將終身焉屢召不起今　天子即位遂擢河南布政司左參議疋馬之官首陳新政四要又陳地方四事其濟稅一事尤切時弊尚書楊廉比之考亭均漳稅法云且立姚文獻祠以崇正道設木梁渡舫以濟士民方覬終庇而公念太夫人乞歸不允輒欲棄去監司勉爲場屋

之留事竣遂行部御史何天衢御史王潾交章保留
請移近地便養得改福建尋擢廣東按察司副使宗
戚雍之日　聖恩若此可復辭乎乃奉太夫人以行
廣東沿海潮田最爲民利每苦勢家告訐無休巳公
奏請比照江濱蘆洲稍稅之以資用而訟亦可息裕
華戎伍宿弊汰胥吏靡不悚惕又上言十事多涉
權要慮貽太夫人憂乃密招二弟託之欲待命于南
雄焉二弟兼程至公素有熱疾不利炎方南雄又最
炎者遂上疏乞休不待命下而歸至玉山巳矣嗚呼
公乎天何意乎玉山令周崑給事中詹泮乃相與具

棺僉表歸正寢驗焉所交多名士若大學士楊一清尚書邵寶汪俊侍郎汪偉胡世寧尤號相知而胡甞愬公楊宦遲公云公天才逸發不甚屬稿所著有燕程集留都拾遺諫議稿南巡稿東巡錄梧山集短箋錄

廣東按察司副使施公儒墓志銘　張元

余大父艮軒公舉弘治甲子鄉試則南村公同舉鄉試舉正德辛未進士比對制則西亭公同對制一日侍大父道西亭公慷慨奇偉所至輒著稱爲賢豪然再出再不究用以歸未必盡命也持辨阿偭規矩蓋自古易爲容矣嘉靖丁酉余承乏泉州推官同官唐通判澤潮人也公故兵備其地唐語余公以陳給事獄持法忤新貴人去先是惡少航海者持鴿鳥之東島夷獲二十金即詭言番嗜鴿鳥甚可射利數百羣聚奔走乾沒有以貲產易一鴿爽成拱讓與之不色

各郡廢耕織本業若狂焉公即斥言此鳥妖不可長特嚴禁捕三廉首事數十人盡寘之法閱若干月而定其時徵公且將有他變勤官府甲兵即勤未必勝也公諱儒字聘之別號西亭浙之歸安人也以尚書舉浙江丁卯鄉試明年舉會試時逆閹瑾方竊權柄播弄人事號正直者多遭斥逐編戍之禍乃托疾歸教授吳門與太僕都公穆京兆祝公允明翰林文公徵明友善結社賦詩有以自樂也瑾誅之明年爲正德辛未入奉廷對得賜進士出身七月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是時　武廟春秋鼎盛無他恙會乾清宮災

求直言公手疏弭災事目拳拳以建儲爲言非人臣
敢擬議者不報癸酉巡山海關甲戌改巡應天初山
海關西自密雲傳馬蘭營至關千里而遥地逼近北
虜爲要害屬承平久無烽火之警兵將偷惰寔然不
虞而貂璫怙勢爲重稍侵牟之又御史前後持節至
不能一歲二三巡其守關用部使者以職守有專不
得以民事皆不便公至先以軍所疾苦權貴人章某
如法從事乃振紀綱料兵食去墨吏部内肅然及請
于朝添設兵備副使若僉事一員與參將共事軍民
皆得統一便　上從之事竣得代趨應天之命應天

鄒師安公乃便道省母程太夫人已視事如前山海時職吏若豪猾踰檢者素憚公嚴重不敢犯公亦務廉實不發摘自神異得體會有郡城門卒故出入推貴法當遣戍權貴請之不聽反論奏公有旨逮治下詔獄羅織備至竟無他左驗以微罪奪職得還侍太夫人躬奉養三年雖疾病湯藥喪事皆公所自盡公少孤不得追先大夫之養一盡于太夫人雖使縣顯貴一時捧檄東西去中懷慕戀若北山大夫然公自稱不願易也比太夫人喪畢　天子入嗣大統詔先朝諸臣以無罪廢棄者復其官遂起公廣東按察司

命事兵備潮惠間潮惠故藪盜擁衆多者至數千人
沿山峒結巢穴互爲聲勢官府不能禁多招撫胥無
何輒掠略如故以爲事體不宜輕動幸毋爲大耳公
至命剿賊酋梁鳳鍾大總者復相哨聚公乃捕勦狠
月漢逵官軍及效順新民各密授方略分道進直抵
賊所劇山曰龍川山者旬日間勦平之并諭他賊首
吳大王等詣營歸命捷聞賜白金文綺潮人士請于
學士倫公以訓伐石頌功焉明年平新田寇又明年
平桃子園寇皆斬獲二千人以上遂請設惠來大埔
二縣賊于是無所逃逝今惠潮之間民得老老長幼

不聞徵發不事。金華云乙酉年擢福建布政司參議

業行矣總制尚書姚公謨巡按御史涂公相會疏留

加公憲職畢事于潮惠問而公亦曰我思用廣人北

命下得授廣東按察司副使整飭兵備如故庶幾展

公才志而鵠烏事起諸右族方紛紛不便公馳捕佐

惡少爲口語以詆冀播動公卒以公持之堅息此大

妖于一方陳給事者與公同年居鄉里問橫甚以言

事得黨于新貴人雖罷官竟不次授太常少卿乃郎

其所仇恨二千家訟之朝行廣東覆按諸同官者皆

慴陳兢袖手避陳獨難公且以新貴人手書至晰之

美官竟湖之民所以無冤而寘陳于法者公也明年
遂落職公自始與計偕及是前後二十五年纔通藉
七年耳甫筮仕而托疾中而爲民終而奪職皆以孤
抗不能于權貴至屏棄然桃子園之貨公已歸田
天子不忘前功即其家賜之不可謂不遇而新建伯
王公守仁之平入寨也令江右兵備員缺未有所屬
任疏公名以請兵部尚書胡公世寧至舉公自代公
之名自是愈重矣居數年與大司馬先湖郡太守劉
君天和共商湖中稅重輕不相準多逋負民日以流
移而吏課殿于是劉公爲請于朝如議行公鄉論文

老子弟以太守均則意甚便且田一而已既分官民就官田中一則至十則夫十則之稅至畝一石歲至幾何而以一石輸官勢必不給以至死且徙不已則徵諸其里之人縱戶皆民田稅輕卒至均賠令下無免者此固已事之徵非以他利害相誑也今誠均一則時不使然無代賠之苦又十則田常少五六則田居其太多所謂一二則者亦不多見以重準輕要無大相遠又版畝丈量當無隱匿獨幸者亦足以均諸則而分諸戶苦樂矣于是一邑紛應劉公卒得行其志今所謂惠湖大計一書信大計也已又請割烏鎮

邊界立爲縣雖不得施行竟得設通判一員專制其
土諸鹽盜獄訟所有彈壓無爲大姦宄信如公所謂
鄉先生不虛矣所著有學庸臆說等藁藏于家生於
成化戊戌卒於嘉靖巳亥年六十有二

廣東提學副使蕭公鳴鳳墓表　　薛應旂

會稽之陰有大儒曰靜菴先生者稟賦不凡少即穎異甫踰十齡修詞藝文已卓然成章年十七即厭棄之從陽明王先生游講明聖學窮極指歸體認踐履不務口耳在諸生中甚爲提學副使趙公寬所賞識弘治甲子楊文恪公廉爲浙江鄉試考官得先生文大驚謂學有本原才堪經濟取置第一自是遂以文名四方登正德甲戌進士選授監察御史時方以言爲諱先生劾奏兵部尚書王瓊雖小有才多挾私妄作都督江彬貪緣投托蔓將難圖申救胡副使世寧

孤忠爲國力剪强藩封章慷慨天下想聞其風采非徒事聲容者比奉　上命巡山海諸關値邊備久弛將官息縱先生遍歷邊徼修廢振墜相機設備廣樹林木多爲覆塹虜騎不敢長驅相顧喙息會傳奉武宗將出邊捕虎總鎭以下遞相掊尅先生上疏言　陛下不當賤民命而貴異物玩細娛而忘遠圖因及官司掊尅兵民疾苦之狀留中不報總兵戴欽鎭守王忻圖中傷之用事者有日蕭御史無隙乃止嘗疾馳黃花鎭啓視倉糧苴糅居半且侵尅累鉅萬守將盡論如法巨璫温祥在司禮監有權令二倅折簡爲

誥先生併逮倅治之邊境悚然士始獲餉先是貴人多冒奪士卒首功前御史畫爲紀驗先生悉奏奪之江彬錢寧忿然論於先生之前先生曰某地某地相距幾百里某乃同日殺虜彼此獲功豈能二三其身邪二人語塞巡邊代還畫圖山川形勢量地夷險叙著機宜方略緩急有差按圖可議戰守彭都御史澤上其功且薦可大用王瓊以夙憾不爲覆奏先生亦初無意於論功復命 巡按雲南值左脛爲邊風所中疾作太孺人憂之遂疏請歸省踰年南畿缺提學御史乃膺簡命先生素以人才廢壞爲憂至則振起科

條以身範物先德行而後文藝士有可進者先生降色温言懇懇誘掖語及理道反覆推明其或有不率教者縱其文擬楊馬詞並莊騷亦在所必黜重以權貴人請之不聽也其諸官師之賢否生民之利病往昔之忠賢山林遺逸悉心咨訪抑揚興革究其所措意直欲挽回陋習躋之隆古而與人爲善之誠惻然可掬此豈可與流俗道哉故南士有陳泰山蕭北斗之謡陳謂先提學陳恭愍公選也蕭陞河南按察使仍董學政凡所施設一如南畿臨潁有太臣在內閣以故怨構誣其鄉人谷生者欲假手甘心先生廉知

其故不為處乃復為其子弟甥婿請記又弗許由是
憾甚嗾言事者劾先生及廣東提學副使魏先生校
二先生皆當世名儒疏下吏部恐拂臨顔意乃量移
先生於湖廣魏於江西皆兵備副使南御史上疏謂
二人皆長才碩學宜大用不宜左調值臨顔去位乃
更先生廣東魏河南仍各為提學副使廣學政久弛
魏以過嚴獲譴先生繼之不少貶復為怨者所搆先
生不辯唯疏求解職竟復諭改調尋丁太孺人憂年
且五十而衰慕不已蓋寖就衰矣自是遂不復出嘉
靖甲午以疾卒于家距生成化庚子年五十有五疾

華時令子扶坐堂上曰吾平生不欺使吾一見天日
耳子泣請遺命曰爲好人餘一無所言先生諱鳴鳳
字子雝紹興山陰縣人學者稱爲靜菴先生所著有
靜菴文錄詩錄[illegible]錄杜詩註若干卷六經方次弟有
說創草未就先生瓌傑廓落廉靖方介終身無媵侍
靜處一室浩然天游常正襟危坐或獨步中庭遇風
月清朗則自喜曰此吾儒受用處也其於出處之際
百折不回雖識者謂其足以大受惜其不爲公卿而
先生之視功名事業則眞若浮雲之過太虛也嗚呼
斯世有如先生者幾人哉先生卒之二十年其門人

武進薛應旂亦以視學過先生第拜遺像而肆宿草之墓焉子勉飭以慕未有表遂屬之余爲南考功時西磐張公爲尚書檢差庶寮欷歔嘆者久之曰士失養於學校而顧稽之於既仕殆猶使不教之民戰也宜其鮮完人矣近時於蕭子雝魏子才之爲提學其人豈易得哉然則二先生之所以取嫉于人者固其所以見稱于世者也昔歐陽公謂宰執可爲而唯翰林學士不可輕授余則謂學士可爲而唯提學不可輕授蓋士習之汙隆世道之升降由此其出也吾未知河南廣東如何今南畿諸士去三十餘年猶若

畏先生而不敢為不善者庇其為益豈小補哉余因
表先生之墓而特書其大者

廣東按察司副使胡君永成墓志銘　羅洪先

君諱永成字思貞號嶺泉吉之安福人嘉靖己丑進士授涇縣知縣能其官四年用薦者入爲刑部主事斷張延齡獄忤旨例謫和州同知稍遷徽州府同知南雄知府自爲州郡而能益著復用薦擢廣東按察司副使整飭瓊崖兵備卒于官年四十有九士大夫聞者莫不惜其才而卒之日又無疾於是聞者又莫不哀其促余與君同年舉進士而生于同郡是年同郡舉進士者十有一人先卒者五君於五人秀矣而又以能顯余因得以久交心雅愛之余待罪歸田

君嘗尋訪于家所言侃侃多古人風節不欲以世俗瑣猥事入口故余於其卒也不獨惜其才而憐其志不獨悲其促而疑其故又有異於他人之聞焉既踰年其子安宗來請銘余既雅慕而哀憐之何忍辭然君在州郡余以告去其政事不盡聞大要君之政事必欲其是非斷於己而不能以毀譽徇乎人己以為是雖貴宦尊官沮之不止也己以為非雖甘言游說強之不從也以是其能著而人亦多忤涇巖邑也民喜訟匿不受捕君為條教使民知令意不在根株有枉抑來自言即可得理於是訟者無敢囂傲久之旁

邑求歸平建平王貫五者坐逆黨多誣逮積十餘年不能決至是獲釋者五人君之大獄主於不誣而已然頑梗自遠盜賊簡息嘗是時儉菴梁公爲司徒議內儲蓄多不及數恐一旦緩急無所仰下議郡縣行之郡縣多虛文相紿獨涇以君故廩庾皆實民所隱稅既不得幸而歲漕所屯廠舍舊在邑者更置灣泚水陸交便比君滿考再至涇歲果大饑施給有序涇民得以不困嘗署其廩曰積之者誰散之者誰知我者此罪我者此其爲遠慮又若此去之日民擁道挽之不得泣留其衣服以別入刑部爲司寇漁石唐公

所知主觀諸司奏牘諸司有大疑獄及當矜恕者屬令代署奏牘上皆得俞旨及讁和州會　章聖皇太后祔宮南祔所過州郡多以供調弗辦得罪至和州官吏無受譴者然自和州至爲徽州以副倅得不事事時時與儒生學士遊儒生學士聞君在涇崇獎文學領其說者射科輒中於是從而學易者甚衆南雄當江嶺襟喉天順間於太平橋榷稅助軍餉而郡司其管郡不得人往往有所沒入前守同邑劉公實獨以衍介鳴於時時人號曰鐵板君至嘆曰吾縱不能爲劉鐵板將不得爲木板乎既以榷委他倅季一易

人以防蠹漁得請因著爲例而民間稅額歲虧者復分遣所屬毀之會議者言小明路事君復建六難之說始庾嶺未開時道入東河抵烏逕出信豐至今商鹽用之而射利者欲從西河入南安小明君之六難說曰塞烏逕路廢小民業一西河在下流移橋關鉅二減鹽牙稅勢須增民料價三新道險僻必多增巡徼四開道掀江嶺藩籬五西河淺小水利不便六議者詘其說事竟寢自六難出而君益多忤然人亦更以此多君圾崖之役本以備黎君則曰凡病吾民者即黎也何黎之責不此之詔而但欲備黎黎將我有

辭矣且眾亦人也使吾有以處之彼食其土烏肯絕乎於是籍墨吏之敎尤與邏宗之怙勢者必抵于法瓊限海外往時官其地者自以遠鄉井入絕域懼其有他又多貪奇香珠翠犀貝諸貨不爲籠罩計不可漸欲於法故無所操斷君斷斷獨不爲身計民始知有官刑而名酋如那紅狗黃猪次第且俱送款君方以效職自喜嘗獨臥署齋晨起衣冠將視事忽手足瘛瘲不能舉家人請召醫醫山每擅出我門戶語畢卒君旣卒無能明其爲何疾者悲夫君未弱冠來鄉試而字世固且非寒約矣然平生自衣食使令無少吝惜處家孝友而恩及群下聞甘泉陽明二先生之學皆能不遠其說居常以其說訓子弟然則能其官而卒以死者其有自哉

廣東按察司副使顧公可久墓志銘

皇甫汸

公顧氏諱可久字與新別號洞陽昔越王勾踐封其庶子於顧因以爲氏其在錫者則自晉參軍凱之始也明與有福五者卜居邑之膠山鄉公之高王父也力田畜藏家累千金時鉅猾俞貫逞暴作姦福五率其子壽山召義旅逐之貫懼乃潛奔京師飛文誣訴父子並逮繫久之貫乃服辜始蒙矜釋歸則盡喪其貲矣壽山子諱信尚在齠齡賴友人錢氏爲齊朱宗得不死長從賈人往來吳門稍稍復其家業是爲誠

軒公後以兄榮僖公貴贈柱國太保禮部尚書公之王父也生三子季諱榮章號筠軒以公貴贈中憲大夫泉州知府娶李氏而生公中憲父嘗與芹軒伯氏草堂仲氏各訓誨其子每曰吾家本江東人望纓綏蟬聯安可不思光耶先德而守田舍翁哉由是諸子克遵義方伯氏子可學即榮僖公仲氏子可立是爲叅議公相繼登進士筠軒頗鞅鞅不豫公曰富貴要各有時大人第少安焉知羽一舉不凌前翼冲霄耶歲在癸甲果連第拜行人將 毅皇帝將南狩借同官江右熊軾山西孟陽泉南張岳洛中熊榮華上書

請留畧曰 陛下輕萬乘棄九重忽垂堂之誡而甘馳驟之遊縱不自惜如宗廟 太后何 上怒詔獄廷杖之右遷國子學正尋以父憂去位值 今上入繼大統首錄諫臣擢居瑣闥而公尚在苫塊未承恩命也癸未免喪起家銓曹將擬前授而錫尹暢子素不悅公亦應召在京陰諾沮之竟拜戶部員外郎時追崇 獻皇議起羣下聚訟未有折衷公從同官後上疏與張桂二公殊不相協復詔獄杖之闕下幸不奪官乃有嶽藩冊封之役昔在行人有榮善王弔祭之役兩遭笞黜而臣節不渝君子以爲難丙戌出知

閩之泉州以母老乞養疏上不報嘆曰古人廻馭獨
何心哉強承郡檄而泉俗累好囂訟且怙勢相傾至
則作六條以與民約旬月多回心嚮化者公之折獄
也務在得情而發摘不以為神故民無寃者公之恤
災也賑貸有方而矯制不以為嫌故民多全活者至
則興崇學校奬拔士類尤加意焉庠生王以寧兄弟
就僧舍讀書蒼頭與行者忿爭輒撲殺之株連兩生
公一訊出之止坐毆者以寧是秋舉於鄉故士多感
激奮發由戊子舉者凡二十有八人中莊用賓蔡克
廉並以高第顯名三載考績　上方留意元元求所

謂良二千石者入爲公卿銓曹察吏治無出泉州者將以太常卿召之客有止公行者曰吾母耄矣忍使不沾寵命而徒爲身計乎乃就考得上最母封大恭人帔霞簪翟亦榮矣亡何母卒歎曰向使從吝言不抱終天之恨乎甲午免喪起家補贛州當閩廣荊楚孔道商賈往來例榷其稅以充督府軍需墨吏并農販征之公至白罷之贛民稱便甫三月擢爲廣東按察副使民泣曰天不佑贛遇公之晚柰何不能借公如寇恂也瀕行主藏吏邀公視其贏羨將以德公乃斥之曰昔屬令有餽吾幣於途者謝而遣之汝不聞

耶三年無染於泉三月欲汙於贛棄其前操厥之甚奚發民至今以爲美談公自念兩守劇郡年資特久僕膺常調復領遐陬兼之備兵瓊海颶風瘴霧意不欲行少宰霍文敏公廣人也移書趣之不得已褰帷露冕往蒞其境飭法振紀宣布威德黎民惴惴罔敢犯者間乃按行諸郡咨詢黎倭出沒之處相其阸塞險阻而爲之備槩繪爲圖說松林石坂不假躬登絕島中盤宛在心目雖昔之畫金城籌函谷者不是過焉未幾羅活峝黎出刦爲盜按圖循跡遂窮治之俘厓諸黎五十二部落聞風款附境內帖然前此未有

也以公之才晉陟卿貳如漢故事奚所不可竟以讒免惜哉萋斐成貝錦之嗟薏苡起懷珠之謗皎行易汙流言難察類如此矣昔泉有丘侍御者縱其家奴搏人於監司之門公按以法雙江聶公持節按閩循不能奪使憲臣如公則王者三尺法有不信於天下者哉觀其齋空囊而度大庾之嶺題數語而謁曲江之祠此與投犀沉水取石進舟者奚異其免官還也杜門卻掃絕交當世屏跡公府慶弔之外雖讌會亦不多預時汎舟梁谿之上振策惠山之陽以取適而已性好讀書至老不倦尤好染翰作鍾王書盡得其

徵文必根理不襲陳言尤工於詩解褐郎與薛考功
蕙鄭戶曹善夫談初晠李杜乃擬體界晚隮右丞爰
輯詩說唐太史評公詩有幽深之思多自得之趣當
矣所著有在署讀禮溫陵虔州珠崖在洞諸集并賦
贊志銘序記若干卷藏于家瑣管所纂山海圖說迄
今用之輒效傳爲軍中指南云

廣東按察司副使張公堯年墓志銘　孫鑛

余初仕爲職方主事與嵩巖公同官知張公最深云公諱堯年字長卿父曰啟元邑庠生封兵部主事祖父曰遷處士曾祖父曰璿正德辛未進士歷官刑部員外郎其先湯陰人宋南渡徙杭已又徙餘姚國初時給事中惟一以直諫謫戍雲南洱海衛第三孫皡留姚越二世至比部公始顯而比部次子達正德辛巳進士任給事中亦以諫謫戍後贈光祿少卿處士長子元嘉靖乙未進士仕至衛州府同知至公蓋四世進士矣公隆慶戊辰登第學政吏部進士不與部

中事自公堂一揖外惟以次詣閣下領所請章疏公日必早赴迄兩月未嘗一乞洗沐冢宰蒲陽公甚重之因授以眞定推官眞定畿輔大郡近京爲理者多擢臺諫蓋所謂上欽者也公不厲聲色而詷察最密先太僕兄時令長垣諸邑多同年友相聚皆日里中有絲毫事張年兄必知之彼以何術得耶學院陳公有附恒山館訓諸生命公董其事所成就名士甚多若趙考功南星曹總河時聘王奉常三餘喬開府壁星皆其最著者趙君尤德公嘗告余曰每暫歸次早未起嵩巖師使者在戶矣辛未還臺諫時楊太子巳

引去新鄭高文襄以閣學掌銓事或中公以口語不得與擢刑部主事無何高公去楊公復爲太宰乃調公車駕明年爲萬曆癸酉轉職方員外郎甲戌余備員職方職方員多公署俠余所憇舍郎在公堂側而職方郎主邊務日不暇給諸雜事皆兩副郎專行之半月互更焉公每出視事余在舍諦聽公言簡而盡造庭者皆謦服無敢盡辭者有戍卒奉牘來公曰汝冒名者也笞之其人不悟疾呼曰我非某也我非某也余聞之笑然不知公其由辨之都憲陶公大順時爲正郎嘗戲公曰公慎決事有竊聽者在傍蓋指余

也而公又時時教余爲官謂宜勤宜隨事研究司空有役借卒職方卒不給以直償之工曹移文屬余受事公曰輸其直不領其役繕作非吾職此由前任者誤峻拒無害余敬諾焉未幾公轉協司郎中明年改武選郎中是歲冬考選軍政公倚任郎留心密訪行伍間錙銖皆得其實黜陟咸當余嘗入朝見中貴人偶語曰凡武弁月旦無他求但問張武選郎得巷語亦然名譽更大起余嘗從同邑諸公謁少司寇翁見海公翁公謂公曰頃面冢宰及大司馬皆亟稱君行將有重託似無須守府矣京都目職方爲大郎垂涎

者衆有宵人忌公構別語於當路適又舊條候補者數人來欲得缺遂擠公河南參議果亦不守府然非昔指矣參藩駐大梁主國課歲一至小灘督運時有奇羨或遂私用之公不然悉以歸藩帑充經費年饑藩宗祿不給公參伍乘除之皆心悅以此中州遠近翕然稱張少參三載陟廣東按察副使領惠潮武備龍川有劇寇鮀時季去邑城二十餘里與礦徒相犄角出沒不常時有剽奪公徵三大校由東水藍田龍川分道勦之賊愕出不意皆鼠伏斬劉酋杜九思倈悉就擒於時士不滿三千役不再旬而數十年據巢

之寇蕩然督府上其功賜白金辛巳京察從郎中秩貶等調外猶尚以前語也祗家一年代事者欲有所上下其手取公前征龍川軍費摘其出入數聽定之以白於直指冀沒其餘直指不察以公在謫籍知其無內援也遂加重劾余時在考功同官黃君克念中州人習公行事曰嵩巖公豈有此余爲力爭於太宰謂當覆覈太宰然之而執政銜公深不可破竟從罷例余甚媿焉然公不以咎余見余畧不言及飄然若脫屣也公明達練於庶務善綜核好評吏事余間有斤叩必悉究首尾酌古今之宜舉其要領所指一一

破的余每心醉余嘗歎息謂公才最宜爲官其居官皆有勞勩無瑕垢而鷙翮中鎩勲績不見於世今人談世務動稱乏才夫有才厄之使困又何喋喋公解綬時年甫四十六壯心未灰抱干將無所試則日走四方嘗入燕者再後乃更至塞上若吳楚近區則時時命舟攬山水探風俗至老不倦問之其荅如嚮居常亦勤治生所就產業皆非宦中物性不喜飲里中宴會多不與惟奉考封公或問聚兄弟爲家人樂善修容每旦早起衣冠必整潔生嘉靖丁酉八月二十五日巳酉四月九日遘疾卒享年七十三

廣東按察司副使王公叔果墓志　王世貞

永嘉故多賢士大夫然無有如王氏若中丞之爲惠而給事之爲節故自足烜烜而王氏之賢而著者則毋如西華公父子兄弟西華公之父東厓公澈有帷幄密勿勲勛歷中外晩而好行其德於鄉且備享人間之樂以終公於成進士不爲晩爲郎緡雲叅名藩不爲拙甫涤指而去之超然物表暘谷公叔杲始從容出應世以繼公之志於仕宦之日久其歸亦稍後然皆能自操其出處之衡不爲世法所繩束可謂賢也公諱叔果字育德其先世瑯琊及宋有遐者復徙

永嘉遂為永嘉人凡七傳而為封通政公鉦郎公玉父也有二子東崖公仕至福建布政使司左參議而仲子激至國子祭酒其通政封則以祭酒貴云東崖公娶潘恭人年四十餘未舉子得異夢始舉郎公公生而英異甫七歲工儷語十三工屬文既長恂恂如也美鬚眉秀晳癯若不勝衣補博士弟子學使者合五郡諸弟子試之擢公第一遂赫然有聲薦鄉書復高等明年罷會試歸讀書山中其學益邃時東崖公方樹先祠輯世譜仿宗法公佐其成而詳為之說世所傳王氏約者也尋與賜谷公同游南太學時程文

恭公文德爲祭酒而歐陽文莊公德爲太常卿皆以講學名一時致公兄弟爲都肄長而稱揚之公益有聲嘉靖庚戌成進士時所謂中丞諍者族父同榜同邸舍日從事時政比詳之業以使事歸覲東厓公稱觴上壽里人豔之亡何東厓公卒哀毀逾禮既服除棲遲塚舍者又四載而始謁選授兵部職方主事明年與視西內工有金幣之錫復以使事歸省墓而倭事起族從所謂給事德者從義兵與角不勝死之族鳥獸竄公與賜谷公謀曰不早爲備胥將無族矣亟還朝上書願以家槖爲城堡以捍賊而完其族報可

時賜谷公猶在公車不復前請與公捐棄而躬畚鍤之役堡成賊有環睨而已至今賴之尋遷其司員外郎聘同考會試所得多名士遂遷郎中出閱視薊鎮兵時諸鎮既有帥而昌平復設一總帥臨之名位相頡頏不能有所控御而煩費且不支公疏請從革所省以萬計有請修戎政志者例以史官充之大司馬楊襄毅公請以屬公書成進之曰京營紀改武選郎中武選最爲猥雜號吏藪公至當注選與諸寮精覈而次第之吏不得有所侮宿弊若洗滿六載旅揖分宜和相前揖之日故人子耶蓋爲東厓公有故僚誼

也公卒不私往以是僅遷湖廣布政使司右參議過
里上疏乞骸骨不許公所治荆西爲承天德安二郡
承天　世廟故邸也有　先皇之陵在而德安爲景
恭王初封國兩地中貴戚畹爭挾重魚肉赤子爲業
公一切引之以禮不聽則裁之以法竟公任相戒無
敢犯者詔修輿都志俾公具草上太史公既上而曰
此　獻皇帝紀也如志何屬同年高長史岱以志體
别纂而資其楮筆繕寫之費書成郡始有文獻矣地
故有郢梁岐三絕王墳中貴之守者歲私其薪修費
以于討公悉清裁之應山災公授煮粥法以哺餓者

又爲請豐樂驛前後割私帑以贍不煩縣官公念謁
陵者衆至其夫僉皆責之鍾祥嘆曰鍾祥之民盡矣
爲請於撫臣俾疏酌道里遠近如兩京中都以爲謁
陵節數多所減郵驛少息肩而會分宜相敗吏部以
公舊資重甫一載餘擢廣東按察副使時廣數中倭
吳司馬以公羸弱恐不任軍旅而重其文疏請以内
地學政處之吏部知其指竅公歸里聽用公喜曰司
馬知我唯太宰亦知我我遂杜門不復出郡移丞下 監
司守令勸駕旁午公悉謝絕之家世奉東厓 公遺素
饒而公雅不問産聽子弟息之了不知也日食不能

時二簋實以蔬筍間一咀醃魚乾脯衣僅布素或三澣破則縫之姬美粉黛一不以入目過亦如無曰生不曉名儉寧論奢公府鄉里之讌不恒設設亦取成禮而已性介慎不妄取予然至義施亦不靡如飭先祠置外塾廣墾田以教養宗姓之類公有創而暘谷公成之暘谷公有創公領而屬其子光蘊成之公居故所城堡而暘谷公家於郡公之郡則郡歲徵蜡賓而已暘谷公時時過從公相與談笑寢處無間十餘年來友于之風藹如也公一切無所嗜顧獨嗜書無一日不關卷於子史百家下及稗官黃衣之說靡所

不浹第其所專精者六經理性之學居恒謂儒者類以陸子靜先生言爲近禪不知其非禪也頗取朱元晦先生晚年之說而合之其創故自程學士敏政然其所評析加精深而又以王伯安先生指心之良知是爲聖欲學者惺惺不昧以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若朱陸之稱性善求放心其作用雖少殊而出於孟氏者則一性善故知良求放心故自惺惺不昧三君子之單提直入本非有二端也當是時泰和胡觀察直大名申考功繸黃安耿御史大夫定向皆論篤君子頗推公以爲得實際云然公誨光蘊必誠意盡倫砥

行毋徒區區口耳爲也暘谷公治別墅於陽湖窮極
山水之勝其偉麗爲江東冠而公亦於半山故讀書
處頗增飭庭宇剔洞壑開陂塘間從子姪游一觴一
詠陶然自適而已暘谷公不飲而邀客游必甲夜徵
聲奏伎客亦豔稱之兩人意各自得也東厓公開大
耋至沒而公猶作孺子慕伏臘享奠悲不自勝既謝
朝事稱不任然至聞一賢者用未嘗不津津見眉宇
也一賢者退不賢者進蹙然有憂色矣故少羸然以
斷欲久神轉王談論夙昔不示倦既感脾疾猶强起
具衣冠及欿始就枕謂光蘊兄弟曰夫人生而膠膠

擾擾者夢也吾夢且醒矣復何言問體中得勝否不答已而曰願天生賢者自是戒內子毋得挾婦女入謁已呼粥粥至猶能盡一甌已復就枕若寐熟者撼之逝矣公生以正德丙子得年七十有三所著有永嘉縣志十卷半山藏稿二十卷

廣東按察司僉事劉公仕貊傳　　正氣集

先生諱仕貊字伯貞姓劉氏其先本漢長沙定王子安成思侯之裔由儒科歷仕唐宋元朝爲吉之安福望姓世家湯市有贈秘書監上騎都尉萬安郡伯曰聖功生子四人競偉其仲開與其兄沔陽大守聞弟武昌學正閲石門令閏俱以春秋應舉開獨不偶退廣著述爲吉袁諸學賔先生乃其子也先生蚤受諸父教能遊舉塲遭紅巾亂安福爲寇據有先生以元故臣不奉號寇將屠其家母張夫人度難全率羣女婦自沉莢潭以死獨先生械至寇所訊曰爾何恃而

不我從先生知寇首先吏于沔陽公也應曰吾前沔陽守某諸子也豈汝從耶寇竟釋之避地邑南社洲故姓劉氏舍以女遂家焉天下既定於皇明先生以門地自負爲倔強者所忌而致諸役卒見辱於邑少令張禧歸益奮於學字其齋曰悠然遊徒日衆稱之曰悠然先生洪武十五年詔舉賢良先生受禮幣入朝上策以求賢圖治以安生民之道郎時條對其大要曰安民在於圖治圖治在於得賢賢才者致治安民之具也然取人之際自古爲難取之以貌則美其容者或内行之不立考之以文則飽於學者或才用

之不足辨之以識則達于務者或心術之多乖察之以言則佞于詞者或力行之未逮攷之以望則隆其譽者或實德之尤病以是五者進人且曰不然況今郡縣進人皆外是五者惟求庸碌之流醫巫工卜之子以塞一時之責不虞後日之弊如是而欲望致治之興生民之安其將能乎臣愚以爲任一人弟衆人之俊劣于會考之中莫若任衆人别一人之臧否于分察之際自今學校歲貢生員宜令學官審其朋徒郡縣覆之學官共果經明行修然後升之禮部有司歲舉人才宜令縣令察之鄉里郡守覆之縣令共果

行藝淑精然後進之吏部其學官所貢有司所舉每得人則每錄以為績每失人則每紀以為過績多來考者有陟過多來考者有降叉厚祿賞以勵其廉正信刑罰以警其奸墨則內外官舉得其人人皆稱其職治不圖美而美民不待安而安野無遺賢萬邦咸寧不在唐虞而在今日矣　上是其言欲置諸近侍會朝有增設風憲分察郡邑之謀先生遂授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察瓊之諸縣瓊在廣海外新內附其地遠其民夷其習譎先生德以綏之刑以威之踰年而奸盡發抑盡伸負逋輸役愁吟笑歌鬅蘇皆巾服襍

戈挾弩者且佩詩書大得民願先是分司蒞殞人
輒致水土稀奇物爲贄受則喜以爲不忌已不受則
懼而盡毒蠱先生一出誠心拒却終不爲害殞山少
令卽前在安福辱先生者謂見大慚怖先生遇之如
他令令退語人曰君子德量誠非庸見所能窺已而
朝議省是職以巡察他郡者坐法貶凡巡察者秩先
生以是落爲長沙河泊使尋改東莞河泊道發憤種
疾遭風稚舟以沒其同官張仕祥在側乞于官葬之
殞礒將洪武二十三年六月也得年五十八先生平
生不務外飾故爲文與詩皆據事實去浮詞有悠然

集十卷藏於家

廣東按察司僉事梁觀傳　　郡志

梁觀字大用當塗人觀爲人廉公方正勤學善大書與李衡交衡有妻妾欲遠行一月夜恐盜伺之乃要觀止其書舍一夕燃燈讀書達旦其爲人多類此洪武三十五年由府庠生貢入監除吏科給事中陞四川按察司僉事調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潮州幾一載廉介剛果折獄如神會天久旱觀齋沐禱神雨下如注没于官潮人哀思之塑像于韓山書院以祀之觀雖没其精爽不迷有祈輒應同庠謝孚爲監察御史時領兵平百家命于潮夜宿行營每夕斥鎚無風

自擊乎恬然不之疑一日晨興守門隸卒不來請鑰乎怪問之守者曰昨夜明公衣內衣往來中道提鑰將門盡開若有沉思者時月色濛濛某等於窗隙見之第無命不敢出耳乎知其為觀之神也然恐隸卒驚紿之曰是我是我一時失記矣至夕鑰擊如故乎乃默祝曰某奉命來靖一方以大用平日之志當加陰相使公私皆美何作此態以相恐又默戲之曰大用博我莫耳聾遂息明日具牲醴即書院以祭其後凡有捷前夕必夢與之歡笑如生精爽蓋如此予任縣丞

廣東按察司僉事顧公儼墓表　倪謙

公諱儼字廷望姓顧氏曾祖泰祖至善封中書舍人公叔恭中永樂乙未乙榜任河南洪縣教諭母張氏季父叔謙任禮部精膳主事公之先蘇之吳縣人洪武中中書以富室徙京師因家金陵公幼負美質器宇魁梧有志於學早從里中師遊輒能詩賦工書法耆老成人人皆奇之既長侍主事公京師從翰林侍讀學士士謙張先生學學大進累試京闈不偶乃歸教授鄉里遠近來學者屨滿戶外正統戊辰巡按御史齊公聞其賢以經明行修薦於朝召試優等授嘉

興縣學訓導教人有法士多成就登名甲科景泰乙亥丁內艱服闋至京適朝廷選儒臣以充憲臺公與焉拜陝西道監察御史以績最賜勑命階文林郎贈教諭公如公官母室皆孺人公持廉秉正糾擧不避人嚴憚之嘗廵視京倉善於立法滋息弊革奉勑清理福建軍政邊軍多有以僞名來擾者逮繫妻孥鄰里累年不絕公究得其實罪其姦而雪其誣民始獲安沙汀民叛賊殺不辜公領兵抵其境誅其首惡餘黨悉平還朝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時廣賊方熾公至即往高雷諸處招撫叛民新會陽江有賊數萬總戎

超公輒檄公勦之公提兵五千直擣賊巢斬首千餘級追復被擄男婦千餘人牛馬什器無算總戎上其功蒙朝廷銀器采段之賜公在軍中不解甲者累月冒矢石犯霜露以勞致疾乞歸田里遂致仕還吳中公性孝友早喪父迎母就養官舍奉侍甚備少嘗勤於伯父賢伯父卒無嗣每思及輒悲泣主事公嘗遘疾幾危公刲股煮液以進遂愈公兄弟三人極相親愛無間爾汝交友以信義相與所得俸賚輒以賑施故舊賓客晚結屋城東時會鄉者故友燕談爲樂或攜尊出遊登山臨水把酒賦詩澹然忘歸世事一不

以掛幞袍人皆高之卒年五十有五

僉事黃公山墓志銘

黃出嬴姓後以國爲氏今世居高安之折桑山者祖吳益州太守建封下逮吏部尚書履傳至正端贈監察御史生公諱山字允高甫十齡新喻吳先生匯過其家命屬對語奇警謂其父曰此君家驥子也弱冠補府學生志立大節不專爲覓舉計成化十年以易中式十四年丁內艱新昌劉高等來從游公與講學而造詣益深二十年登進士第除行人司行人弘治改元齎詔赦往安慶江西兩廣所歷藩臬府州縣咸饋儀物悉以義辭二年進祭襄王所賜齋亦辭嗣王

賢之爲掾榮壽承恩二記以賜祖父卒公承重丁憂不忘哀慕服闋補前職滿考進階七年夏六年實授雲南道監察御史明年照刷浙江大藩照刷者難其人今吏部尚書致仕屠公巡撫兩廣時雅知其奉使廉能故以名進而 上特命之其臨浙江不以察爲明吏弊民瘼能洞燭幽隱而行法則以恕凡所按屬莫不懷刑頌德爲九年竣事順道還瑞州適歲歉多盜爲有司設賑卹椽除方畧時賴以濟十年掌廣西道事正月 上方篤親親之恩於壽寧侯寵祿之過內臣何文鼎以直諫得罪司禮監太監澀設多員中

楊鵬戴義者尤無良衆懼莫敢言公上疏曰 陛下法古道遵 祖訓明於君子小人之辨未嘗輕於進退內臣何文鼎近侍帷幄臣不知其所言之詳近聞其觸犯 天威逮繫掖庭而欲致之刑楊鵬戴義汙濁不謹俾處清切之地必致竊弄威權紊亂國論伏望 聖明察於邪正之辨將何文鼎曲加優容楊鵬戴義急行屏斥則忠讜之門開倖進之路塞矣疏入

上以內事非所宜言特宥其罪罰俸六月是歲冬進階封贈考妣及妻如制十一年趨覲西城十二年陞廣東僉事四月過杭舊官屬父老吏卒載道迓送

至馬不能前抵家僅月餘遽不祿矣公家食時事其父封君敬慎匪懈或有命呼聲稍厲輒曲跽俯首屏氣聽受疾則躬扶掖視湯藥頃刻不少離居官廉介發於政事則一以正大行之而特立敢言謇諤有古諍臣風初廣東之命下君子謂公宜居諫垣補袞闕將澄清天下惜其出司風紀亦足以肅清一道然天奪其年登耆耆者之無信莫莫者之無神耶嗚呼惜哉

廣東按察司提學僉事宋君端儀墓志銘

黃仲昭

弘治辛酉七月甲子廣東提學僉憲宋君卒於官訃至莆士大夫咸嗟悼惜謂吾鄉失此賢士寔斯文之不幸也予時方與翠渠周君纂修郡志既相與考論其行業以傳於儒林矣越二年其子元翰請銘掩幽之石遂不復固辭君諱端儀字孔時別號立齋姓宋氏世爲莆之後埭人君幼淳雅凝重不妄言笑見先生長者應唯進退若老成人稍長攻舉子業讀書必求通貫爲文必根義理年十六七侍父助教公學

正安州每考校諸生學業必令君預試一時在學之士皆嘆服以爲不可及又嘗侍父校文江右時御史天台陳公選監場屋因私試以文亦深器許之既而遂莆著錄郡庠益自刻勵於學成化辛卯鄉舉小試君偶失利衆爲稱屈君之祖舅學士林先生欲以書白於當道者君曰此吾學未至縱求而得之亦可恥也遂閉門講學竟不復試舉甲午登鄉闈第七人明年會試禮闈弗售聞憲使山陰唐公彬先監試秋闈君其所取士也遂延置西塾以訓其子一時同寅亦多遣子弟從之遊居二年秋毫無所干請唐公及僉

意蘭溪章公懋甚雅重之戊戌禮闈又弗售卒業成均時助教公已遷官來任君於養志之暇益得友四方賢士以充其所未至而後進之士慕君學行亦多執經受業登巍廯膴者踵相屬也既而試事內庭庫之主者延君以教其弟公事悉不以累君君曰遂已以勞同事吾豈爲之哉且吾人間月入視事今以直日盡吾職以暇日副其意不亦安乎辛丑擢進士第六人拜禮部精膳司主事委司本部及光祿寺諸署依權謹其出納雖部堂支給升合不得多取舊弊悉革尋丁內外艱起復改祠祭司甚爲部長貳河南耿

公裕太原周公經所敬禮適雲南提學憲臣缺選部議以屬君偶爲鄉椽所知出以語人君日進訣之疏未上而已誼傳於衆口或者以我爲干乞耶遂力辭不受已而遷主客司員外郎未幾廣東提學缺時耿公遷選部遂擬君上請以内相丘徐二公沮之不許蓋徐公初主考禮闈君爲所取士繼進貳禮部君爲其屬僚丘公爲祭酒君爲其門生皆受知過及二公入相君以今昔與地自正且偕衆行禮之外足跡未嘗一至其門二公疑君忘德故有是沮然所以見沮於二公者適所以彰君之名於顯著也

凡四夷朝貢之使以方物贄見一毫不苟取其或有
所求請必條畢典故辨析開諭往往使之心服以去
嘗委奉安先儒楊龜山從祀神位又委遴選諸親王
妃又委秉傳歷山東以及南北畿擇其尚公主者皆
非主客所司蓋重君也俄而廣東提學復缺府丘公
物故耿公復疏上君名遂拜按察司僉事奉璽書以
行既至嚴立教法大要以崇本實黜浮華為主而痛
抑奔競華奸弊以防壞法之源纖悉具備皆鑿鑿可
行所轄諸郡縣方行民快之例富家大族爭欲遣子
弟入學以圖幸免至於各學生徒原缺亦皆爭先請

補子托紛然甚至有行賄賂者君曰是吾行未孚於人也於是凡一士之進一廩之給咸秉至公雖竹權貴弟姪也所屬廣州析番禺南海增城三縣地增設龍門縣并立學補弟子員時請託之風猶未弭君乃聚三學之士產所當析之地者又試其中之堪廩食者暨日立之於庭以廩增之額定然箴數足而止自是廣之人士深信服之其後新寧亦設縣遂無復有請託者矣君蒞官不立赫赫之威務欲以身表率諸生考校命題不先立已意一以經傳爲主試之日端坐竟日俾其從容思索展盡底蘊覽文去取有底緒

傳者雖工不得寘前列學者駸駸乎知所嚮方而君亦不憚勞勤雖蠻烟瘴毒之地靡不躬歷若瓊崖諸州遠在海島中前此有九年僅一試者君未及五載已兩涉鯨波矣巡撫大臣嘉其勤於職務上疏乞旌擢之而君竟以是衝冒炎瘴染疾不起士夫僚友聞之咸哀怛不已遠近諸生奔弔有痛隕仆地者瓊之士既祀君於仰止祠廣之士復相率請祀君於仰高祠其感人之深如此君為人和易真實不事表襮而尤篤於倫誼其主事精膳時助教公遘疾奄延五閱月君請告躬視湯藥頃刻弗離左右及卒哀毀幾絕

劍閣扶柩以歸葬祭一以先儒故典從事繼而吳安
人卒亦然待其弟極友愛諸弟亦咸發怡怡然始祖
祠宇圮壞力倡族人新之又率諸弟別建家廟于居
室之東歲時奉祀惟謹與人交忠信不欺有所謀議
凡是非得失必竭盡底裏無所隱諱曩彭惠安公韶
續修清陽志凡有疑多資君以質正予修八閩通志
於諸郡人物悉資君以去取君皆爲極力考究裨益
良多其居鄉畏愼謙抑於物無所忤及登第貴顯往
還鄉閭非公謁未嘗一至郡縣凡世俗紛華之事視
之泊如也君資稟清粹自其少時已有志汎濫羣籍

尚友古人凡鄉之先輩皆考究而知其邪正賢否郡守青田潘公琴以郡學所祀鄉賢多弗稱典禮乃發策詢於庠序諸生惟君所對策考論精審潘公大加嘆賞初嘗著莆陽科名志晚年復著人物備志善惡皆錄蓋將以私備法戒且示後人惜其未脫稾也其在禮部時署清務簡尤留意程朱正學嘗考正宋史道學傳進程氏門人呂公大臨謂其深潛縝密當不在劉李尹謝游楊之下又以程氏師友淵源朱子已有錄以示後學而朱子門人亦多哲士尚未有表著之者因集黃勉齋以下及私淑有得如真文忠諸公

凡若干人為考亭淵源錄又嘗修祠部典故若干卷在廣憲時前巡撫大臣嘗增設隸兵四人以噰司學政者君悉取其資新濂溪周元公祠因進廣東安撫廖公子晦以配享焉公暇嘗修廣東通志畧宋行朝錄皆未脫藁又嘗編道南三先生遺書及朱子事類凡若干卷平生著述有宋氏族譜鄉賢考證莆陽遺事莆陽舊事偶錄高科考立齋閑錄立齋稿合之凡若干卷藏于家嗚呼君之所以修於身施於政行於家垂於後者卓卓如此世之人皆知之至其耿介特立之操超邁絕俗之識局於位而未見於行藴於中

而未著於外者世之人或未知也惟君之同寅和順王雲鳳嘗稱之曰孔時之為人與之論古人賢否諸求經史微義則若探囊之豫建瓴之提而通殷勤述功能於達官大吏之前爭是非辨曲直於稠人廣坐之中則訥訥然不能一出諸口此孔時之言也事上惟恐有過使人若或傷之黑白在胸中而視其貌渾然若無能寧受不知巳之屈而未嘗一啟喙以辨不為皎皎之行而未嘗外於君子之矩度中此孔時之行也討故典闡幽微貫穿上下數千百年若本朝始建國及洪武庚辰正統巳巳三大事其間討謀攻戰忠

良邪佞中外大小臣工舉事成敗得失之故窮搜極
訪理詆訂疑是非輕重析於秋毫此孔時之學也予
竊以爲知君之深故併誌之君生於正統丁卯詎其
卒得年五十有五子一　卽元翰領乙卯閩藩鄉薦第
一人

廣東按察司僉事金君達墓志銘　　景暘

君諱達字達卿號望山其先鄞人也曾祖真祖存節供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父澤累官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母范氏累封夫人自曾祖以開右徙始家南京爲江寧人君幼承家學治尚書舉弘治乙卯鄉試連登丙辰進士除陽信知縣厚以存心明以燭僞敏以集事上下翕然稱賢前令負官物妻子久係幾庚死君爲償之復厚賻遣之藩王之國道出陽信旁郡當道檄陽信往供君請得無斂民聽取貯帑官錢給之又憚民遠役不便令毋行但以傾役錢往故雖

重事邑不知擾三載以治最徵父老遮留不得留[illegible]
以爲遺愛擢太僕寺丞丁母憂服除改禮部主客主
事進祠祭員外郎陞廣東按察司僉事大帽山賊累
年爲患君率兵往征號令嚴明部伍整飭士卒用命
遂擒渠魁林貴等斬首千八百餘級　上嘉之有金
帛之賞正德辛未解官歸時都憲公家居無恙君日
率左右極其孝敬及卒情禮咸備友其弟通政經歷
君明卿尤極眷愛卒於正德己卯六月八日年五十
有八君爲人魁梧倜儻饒才知周人之乏拯人之厄
日不暇給至人有過亦面析不諱天性孝友追念父

毋終身不衰語次少及輒嗚咽流涕兄弟同心一德卒無間言大家世宦賓客雜沓終日應報情禮有加略無倦色嗚呼君存日制行若此豈意其竟止於斯耶

僉事潘君鏜行狀　　顧璘

潘氏居廬之六安州六安當灉灊之衝世亂多兵火故上世譜牒無考五世祖諱霞元末千戶總管總管生萬一萬一生仁三仁三生脩脩生岳有子五人其三曰積舉進士仕天順成化間累官四川布政司左布政使亦有五子其二爲僉憲君名鏜字宗節能言即解記誦七歲賦詩輒出奇語驚人十歲能讀史略諭古成敗十六侍布政公入京公疾不脫冠帶而養周防僕御內外無失才行已緒見十九娶單孺人甫四十日憂布政公赴蜀道險力請侍行居三歲始還

貢成化丙午遂舉應天府鄉試逮弘治丙辰登進士第授滿城令愷悌子育不設厲禁凡徵輸善量緩急常務寬省邑有巨猾張某者好敗官政或諷君殺之乃笑曰獨非民邪吾知自檢而已丁布政公憂去任治裝不滿一車父老與諸生流涕送曰乃今見古廉吏相隨數百里乃揜去樹碑頌其遺愛居喪哀毀骨立發葬有禮服闋除滑縣知縣滑爲畿輔大邑賦重民玩前令率坐廢君下車首毀濫獄風行雷斷五日而囹圄爲空乃理逋賦塞蠹者曰民猶水也塞則潰疏則流於是解棼剔蠹犂然有條人人以爲惠平

先輸納閱三月而租入大集郡守韓公嘆曰民豈不可化哉何猾民昔狡而今良也縣籍口賦里胥故多爲奸君誓諸社曰所不惠於民者神有顯殛籍成踰月忽有抱策愬庭下者曰某等負公作奸者盡疫死其幸生願正此籍因許釐正爲式人謂君誠信通於人神初至滑前令擅移官帑銀數千兩籍亂不可稽君曰殆哉猳身非予其誰掩此乃檢括規畫俾充其數竟不令前令知也被徵去府人出羨金二百爲爐君曰欺人不誠黷貨不貞吾豈以毫末而敗吾素今籍之庫父老請立石以識君曰無庸第無忘今日可

也甲子升四川道監察御史首論時務大計四曰審
大勢權時宜重將權倡士氣太監高鳳蔭從子君曰
此王振曹欽之漸不可長也時加黜罰奉命勞軍遼
東康公有威邊將斂手歸上備邊五策曰酌戍守之
宜惜戍卒之苦處將來之用豫未然之戒革科斂之
弊皆中肯綮　一日北風寒甚思許夫人年老闕溫凊
上疏請養得以南京湖廣道無何内降削籍明年秋
七月詔罷黨惡若干人君與焉蓋正德丁卯也家居
以御史罪前後輸米三百石贍邊供命庚午詔復冠
帶文安賊寇大安郡人視君爲去留君若謂子弟曰我

世臣也當爲國捍患若等宜避地以存宗祀遂與守臣畝策拒守城被圍者三日竟得不陷癸酉起授廣東按察司僉事持法平恕人不以爲寃有縣丞楊某者以貪見黜辭去泣下不已太守李君嘆曰焉有奪人官乃感泣者哉吾不知潘公何以致此有知縣黃某者懷百金見謁君曰與尹處及期而不見信吾不德也若暴尹罪以章巳廉吾亦不爲黃憨謝去廣山猺摽掠爲近鄙患君奮計率兵夜擣其穴諸公首鼠兩端君曰我任之毋憂公等也功成不失一矢衆咸嘆服有韋氏兄弟爭財久不決君開諭義利自相引

伏乙亥君年踰五十乃嘆曰顚毛種種矣猶俯仰逐
人後志其終不可行邪遂上疏請老銓司下撽慰止
御史丁君濬曰請小屈以易腰帶君笑曰歸敝廬後
當弃服與野人俱帶且棄去何有於金復上疏不待
報而行蓋入廣往返僅一年耳歸五年遂不可作矣
豈非天命乎君孝友之誠出自天性事繼母許夫人
曲盡顏色寒煖饑飽躬自慰問珍果名醞獻而後嘗
謹於祭先非疾病不敢不親尤重立春之祭日謂有
僭於禮乎非此則祧與殤不血食矣吾其忍諸祭畢
會宴昆弟子姓務盡歡愛凡臨父母忌日則素服屏

居不御酒肉善事孀姊俾安其節處諸昆弟及兄弟之子內不吝情外不吝力推至宗部父母族妻族雖親疏有差無不各當其分性寬大明坦能恕人所不及忘人所不道與人交不設城府久益誠信其為學有源委不事枝葉嘗曰古人之學惟求此心今人外心以為學故汗漫無歸凡與學士談聖賢之道如啖飴蜜甘而有餘味也文尚氣骨下筆輒千百言奇正變化具有繩度作詩沖淡爾雅酷愛陳拾遺及韋柳古詩故擬古之作恒得其體初號石湖後田于圌山之間更號圌山野人所著有圌山集十卷藏于家示

兒編未成書而卒生成化乙酉卒正德庚辰春秋五
十有六

廣東按察司僉事贈太僕寺少卿東華王公德

墓表

王世貞

當太僕公之將入給事中也跳弗肯應曰吾必死諫死易耳而以貽太夫人憂何辭不許乃入給事中數上書論事執政因目攝之矣而會虜闌寇塞內傳大郡公遂欲死虜而以募兵出歸復欲以死爭權相不果而遷按察僉事兵備嶺南以去一與其守令議大流獄不合臺右其守令郎自劾歸永嘉歸而自憙可無死以終奉太夫人也乃又不勝激島夷難從鄉里惡少年拒走之凡三載永嘉之鄉兵幾振無何竟敗

以死太夫人固無恙也且夫士豈必盡用死重哉夫
死不死遇也或曰公殆欲以愧夫封疆之臣而失職
者則又非也夫公知有君親而已矣奉君則君重奉
親則親重死不死遇也公姓王氏諱德字汝修世爲
永嘉名族而其在諸生時美鬚眉妍皙若玉雪人固
蕭然亡敢以狎進甫踰冠成甲第授東昌府推官丁
父憂歸補大名公之兩司雄郡理以一切治辦稱又
嘗城臨淸論功進歲奉而其劾滑大盜獄滑人德之
爲祠祀焉幾十年而始拜給事中卽勸　上簡內閣
輔臣謂文言而不當用強博而不獲要外廉而內濟

欲陷枝而陽爲容者非其人也執政固中恧所繇曰
擁矣而公按光祿郎汰其費三月而得四萬金嘗虜
入公所上十餘事如開北都門入郭外避賊者減京
通倉糧價使民得量受食而又薦材士大夫趙貞吉
劉燾輩要當　上意比奏即報可所募兵山東爲諸
道最縉紳大夫交口推公才以當一面而忌者亦時
時反唇會新太宰上事公拔剌少殺其禮太宰責倨
甚即出公而公素嚴重諸給事偶坐不能得公一語
而公間引其所善論國大計臧否人剌剌不休也故
事三司謁臺亡不謬爲恭謹前白事若小吏而公其

末顧獨捧手而已不爲禮乃至都御史詗公廉檄餘
參爲餉且奬公公曰都御史於法無奬二司者二司
法不得受餉下其金籍之公都兵執盜民也民亦謂
公兵盜郡守爲民請持未決而都御史意公私其部
兵則猶以籍金故公之歸太宰移文留公不得而前
太宰復用按牘口是故強項給事耶以拙離職罷公
公所前募山東兵精甚居自恨不得以其兵一當虜
而其僉事嶺南數選練驍銳以軍法約束之身入諸
係寨所傷殺捕鹵過當歸適有倭亂乃納太夫人城
而從其宗人豪散貲財募兵爲墓井捍嘗一再敗之

斬首獲生以數十計最後公雖擊敗賊然失其豪以是憤恚奮益前與復豪讐而參將鐵兵悔刹跳郡援又不至兵既敗公猶手射殺數人罵賊以死然賊自是奪氣竟不能越公鄉而薄郡矣夫公以烏合之衆素所裒等非有國家一節以提衡其命而能用之至三年而亡畔散功雖不終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

天子用督臣請嘉公謚贈太僕少卿賜祠春秋祭額曰愍忠官其後一人錦衣百戶世世弗絕嗚呼公之致身不必在官人主之用公不必及身雖若俱稍後者而其交盡而互報則無憾矣公之舉進士宗人有

與時相違者以書爲公請公審視之削其請而後授生平杜干謁雖贄帛必郤其於進數避不肯就於退則一拂袖而決此其倡果勇奮節激昂豈復有赴會希遷意哉公之歿春秋僅四十二有子如珪舉鄉進士賢而文如璧今爲錦衣副千戶謂不佞好談說古今節義事俾志其大都於墓道之石餘見羅贊善侯布政志傳中

按察司僉事徐公甫宰傳　　張元忭

公名甫宰字允平別號鏡湖山陰人舉于順天始仕爲武平令再調程鄉擢按察僉事以奔卒公天性孝友童時嘗剪股療其母旣長以父產讓其兄又傾家濟其族之貧者爲人倜儻少文議論慷慨常以奇節自負自爲諸生及已鄉舉未嘗以私謁公庭至大義所關卽挺身當之無少避俗輩嗤其戇鮮知之者爾南明諸公雅相亟爲莫逆交嘉靖丙辰諸公已及第而公竟不售遂謁選出令武平將行諸公祖于郊公曰丈夫言科舉則無以踰子若他日所建樹則未知孰

先吾與子期各努力毋負平生也閩者壯之武平當
閩粵之界山寇蟠結時出摽城邑吏無寧廨他吏得
此輒環顧妻子泣不欲往公拜命欣然攜一僕兼程
就道至則問疾苦寬征繇拊循撫抑溪流溢將嚙城
爲築堤捍之城中乏水爲鑿溪引泉入之新城久圯
爲亟完之近賊諸寨舊無城時苦摽掠爲築城立堡
者三凡數大役費以千計而民不知歲饑爲發倉平
糶民賴無殍久旱雩禱期五日不雨以身爲犧牲至
期果雨邑中火風烈火熾公望風拜俄而風反火
滅暇則進諸生爲陳說義禮令歸語其家轉相告誡

如是者歲餘遠近化之郎藪澤諸寇亦皆傾心顧化有不平事往直于公帖服而去鄉有渠惡將鼓衆從賊公偵知擒戮于市其兄弟子姪朝夕服役無怨言李古春梁寧輩者負險以叛者也督府將發兵征之公曰無遽征彼固我赤子特求生不得耳乃單騎詣其巢曉以禍福賊羅拜泣下郎解甲降嘗按事之福寧島夷突至州守病不能起城幾陷公以便宜且守且戰城賴以全又以計擒他巨盜徐東洲梁道輝等藪賊一空居武平十六年督使者奏其績疏凡十餘上程鄉與武平接壤知之程鄉人相率走督府願借公

督府爲請于朝調公程鄉去之日武平老稚遮道哭恨程鄉奪之來程鄉民聞公至則又悉老稚遮道以迎君恐武平奪之去者於是諸寇聞之亦率黨以至所過民廬舍輒相戒勿犯獨石窟首賊未至公以義讓之不悛則令其黨擒之石窟平公治程鄉一如武平之初偶公出相傳已他轉縣首楊六古良傑等遂謀作亂公聞之亟還戮倡亂者謀遂寢當是時公奮身任事不避嫌怨諸武弁有所要不遂者頗短之於督府然賴公名高不足動居無何內召驛聞銓部虛臺左以待公尚不忍以高官棄程鄉程鄉人又相率

走督府乞留公毋北公遂留不行已而劇賊果蜂起
徵兵至十萬久不能克公不用鏃矢獨開誠釋從懸
賞以激衆心遂俘徐加悌縛林朝曦温鑑斬首級餘
黨潰降畧盡督府疏其功得越格拜按察僉事兵備
潮州仍蔭一子千戶潮之境嚴箐四塞濱大海土賊
島夷相煽亂公下車或撫或勦降滅賊衆以萬計自
是潮無山寇之患島夷之屯鄒堂也公用所降賊授
以方略擣其巢大兵隨之斬首萬餘自是潮無海寇
之患然公竟以勞瘁致疾嘔血臥床間時閩兵逐
殘寇入潮猶揣髀大息以不得復入行間爲恨疾亟

乃乞歸潮民慟哭送之公亦於邑不能語歸月餘竟卒公在武程及潮皆有祠所在村聚又競祠私祀之水旱疾病輒禱于祠或以所疑質之無不響答諸寃過祠下必焚香拜乃去其爲彼中所信戴如此始公誕時室中聞異香覔之有大蛇據床下迨卒之夕復有蛇自梁而墜香徹几席識者謂公葢神人云史某曰當公將赴武平也余時方弱冠猶及一見之視其容聽其議論竊謂公固正人乃其才特落落耳用之兵似非所長然公竟以兵顯語其奇有智謀之士所不能持籌而角者乃知事無難易唯誠則神誠之所

通郎異類且格矧盜固有人心者哉公嘗語人曰妄念一起輒以指畫其心務令克去嗚呼公之檢察心寇以培此誠非一朝矣其得此于閩粤也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廣東按察司僉事施公雨行狀　陳璉

公諱雨字潤之號文峰其先汴人也有舉齊者仕元爲都水庸田司副使治蘇因家海虞四傳爲樂閒隱君隱君子五人長鈍齋瓔次鶴溪琳次艾菴玘次淪齋璞次檢齋瑜中三人並發賢科而鶴溪子曰思玄先生璉諸父輿負才豪傲睨當世自茲施氏奕奕稱海虞儒族冠云艾菴爲公曾大父山僊施功永功永者兩元孟徵公顯之子也艾菴故習儒緣施有醫傳更習醫生竹窻竹窻生夢雲是爲公父幼卓偉有奇志補邑弟子員母楊氏卒毀頓成疾廢書嘆曰且以

爲吾兒矣時公業工捷藻有聲與校閱天水胡公守
隸博雅善鑒識嘗聚七邑知名士論藝大器公嘉靖
乙酉晉庠生戊子領鄉薦壬辰舉進士觀儀部政是
秋夢雲病不起訃至公奔歸撫棺大慟日孤𡎺勉卒
大人志何慶弔相隨之速邪葬祭輒按禮籍三年屨
不踰戶服闋拜刑部主事則日夜讀律書析其意義
無何壽寧侯張 皇太后母弟也坐法逮繫主事某
因 皇太后故少縱之事覺 先皇帝怒下令杖縱
壽寧侯者株引數輩爰及公旋謫同知濮州州事悉
歸長吏公進賢校士評經術鋭意與古文翁之化成

丁酉山東當試士撫臺胡乃前守蘇器公者貽藩館
書曰施濮州今孫陽也坐令相馬犂無留良矣遂選
與試事所甄拔盡齊魯材儁稱得士焉時兗郡曹單
間多少年無賴奔馬鳴鏑爲盜部使者檄公攝曹單
事公厲法禁使吏民相告訐閭里阡陌有非常公府
悉聞知居三月盜遂寢比 先皇帝幸承天道東昌
濮州長吏郊迎留公覘事供億旁午料理悉當奄校
恣需索郎堅拒不爲動民德之東兗問語曰施濮州
遂遂若書生今還事癰幹乃爾哉庚子晉南京刑部
浙江司主事壽攺山東司秩滿奏績例贈夢雲如其

宜母繆氏封太安人壬寅晉工部員外郎尋晉刑部郎中治獄無枉撓尚書選公白事輒可之弗再訊曰是精於法律家者癸卯晉廣東按察司僉事奉勑兵備潮惠兩郡素饒富第山海諸寇憑險爲孽民用弗靖公徧歷境内召長老問民所疾苦斥蠹吏肅紀勑法簡兵卒除器械惟戢暴綏衆是務和平賊李鑑擁衆山谷間時縱掠有司莫敢問公時单車過之賊偵公至意公慎可威懾迫暮千人出迎然炬列戟勢甚張公談笑入其巢召鑑爲語禍福鑑匍伏悔罪又程鄉四某渠桀也其黨嘯聚謀劫四邑吏以告公佯整

兵應密令一武吏往縛囚從間道至扑殺之賞悉散去其沉識能應卒銷變若此公居嶺南久令太安人老欲謝歸自稱陶菴子示志丙午秋齎表赴闕下賀
先皇帝壽事竣因歸省太安人戀戀不忍別會披五嶺者以私隙中傷公公聞曰幸哉吾母子融融樂也即微人言能去此更向鏁溪間遊邪月今許安人具珍餐絕不以家食故怏怏已酉太安人卒時公髮已垂白乃晝夜泣如孺子慕者公弟寬無資身謀太安人屬公善撫公盡畀以先世產且益之公平居好博聞口哦哦不休自仲子元敬慧而夭哭之哀一目

肯彷徉披覽伯子元孝工文詞屢應有司試不售公曰日者家每云兒利西北時弗可失辛酉令治裝北遊成均甫至司成公試士伯子占高等旋領順天鄉薦公得報喜曰日者言信矣公宅舍偪官署苦囂隘壬戌春卜築城西搆樓當山蒼翠屏列雲物幻變飛鳥上下公每肩輿往開軒坐對意甚欣暢顧日益肯又病肺歲丙寅欷嘆曰吾祿命固畏丙其不臘矣十月望夕將就臥痰壅喘不止語不能了了醫罔效竟卒距生弘治乙卯某月日享年七十有二公世系姓其從施者艾菴命也欲如例疏請復姓不果薛安人

克綜家政僉謂公有賢助于三人公性醇和夷曠閒然內章不察察示白若水雪謂貴人足盤盤不前或共貴人飲甌鯽鯽頻几上其悃愊不作逢迎態率類此流俗耗綺之麗聲伎之樂陸博彈棋樗蒲之戲及諸籌算之具米鹽之數公一罔注心澹如也士風靡靡浮巧相尚賴公長者表鄉閭追淳古乃遽云歿可勝悼哉

廣東按察司僉事王仲山先生問墓碑銘

萬士和

錫山王仲山先生卒門人私謚曰文靜或曰於制得乎余曰生尊其德死易其名於古有之何為不可先生以教淑人吳中學者宗之稱曰仲山先生先生諱問字子裕第進士授戶部湖廣司主事復除南職方司歷駕部郎中陞廣東按察司僉事乞終養先生少穎悟天資絕俗然質任自然不事緣飾故外貌若樸徐而即之而聽其言也溫如秩如雖修飾尚文者不能過其與人交面目清冷初若寡情及投機合契戀

怨不舍即膠漆非固也其爲學大要以爲積之不久
則出之易竭蓄之不極則發之不光與其爲朝華之
苒無寧爲後彫之松故自九歲屬文十三遊鄉校弱
冠舉於應天三十五中會試衆方訝其遲先生曰古
人四十強仕何以亟爲猶退處藏修閱三科始對大
廷惟其性禀聰明而又沉潛是務故推而爲時文簡
潔精密他人累言不足先生片言有餘如成化弘治
間程式學者翕然師之又推而爲詩字又戲而幻貌
山水人物昆蟲草木皆妙絕一世蓋先生靈光所寄
遺蛻溲溺非有意爲之也事厯考樂華公洪武宜人

務求適意囊無私藏在徐州時欲迎養母不果終身以為恨其在留都將迎樂莘公公憚行命繪扇三十柄柄書一詩月遞閱之曰使汝常為我眼中人及陞廣東不忍遠離作桐江十二咏見志有曰今日朝廷無北伐過門羞作絕裾兒即日上疏歸先生於君親之際權之既審故能敝屣功名一絲不掛自乞身歸日侍樂莘公側惟其所欲悉力致之公八十外尚生一子一女先生視踰已出為之婚配分予田宅一如樂莘公之自待其子女也自為郎時已隆然負縉紳之望更歷南北二部堂官重之同僚仰之隨所建白

輙見就緒其司糧於徐則權米價之高下以放本折無損於官而軍士便之南京軍丁最苦者馬快船幫甲也先生力言於尚書疏請官自修造而軍累遂息至今賴之甲辰歲地方有警部檄某兵先生主調兵食及兵罷不責其餘燈曰爲後日召募地也司餉者徵之後果敢居市焉二歲規條嚴肅蠹弊滌除先生幼師邵文莊公學有淵源比壬辰中會試歸寓崇安僧舍學者雲集執經辯難戶外滿屨其說行于世有日抄講意人爭傳誦素有痞疾兼患怔忡及是調攝遂定人謂先生養德養身皆此一歸之助爲多晚年

足不他出門無雜客嘗書數語於屏間謝絕世務自
道德文章之外一不與聞性不飲酒而喜啜茗菜蔬
蘿小逕每遇風清月白淨几明窗興至舉筆或書或
畫輒揮寫數十副如有神助自謂徑丈大字至老有
進凡仕宦過錫者踵門求見往往以疾辭而得好靜
賸潘君與之考訂書史唱和篇什晰夕忘倦其人品
高潔可想見已子一卽吏部君先生種鍾愛之然不
廢督責吏部君亦善繼其志旣上南宮遲迴養重一
疏先生所爲其積而發施而光非世俗之取辦一時
者父子一道難矣況孫曾濟濟將來尤未艾哉

廣東按察司僉事管公志道墓志銘　　澹園集

管公東溟與余同遊耿恭簡公之門平生銳意問學意將囊括三教鎔鑄九流以自成一家之言其志偉矣萬曆戊申七月十五日以疾終於家同志聞之相嚮哭因奉其主於恭簡師之祠祔食焉未幾公仲子珍手排纘事行屬余為志銘是其可辭按狀公諱志道字登之先世隸郡之崑山弘治中分隸太倉始占籍為州人五世祖子忠子忠生暹暹生江江生和世有家法和生鰲以公貴封其官公父也封翁三子而公為首童稚中習禮容儼若成人六歲就傅讀書一

再過成誦稍長學日益出試有司督學方泉趙公以冠八邑嘉靖癸亥恭簡師來總學校拔之稠人之中而授以學甲子奉先師意尋師取友不憚竭蹶一時如盱江羅先生東崖王先生輩相與討論揚扢忽有省於中庸明哲之義而以參於古先生之言意豁如也會郡守蔡公槩構舍造士檄公主盟公言剴切開者多警醒常言士必有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廓襟然後可與深造又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志弗爲之節槩然後可與立身蓋其自信有如此隆慶庚午領鄉薦辛未成進士初選得南兵部車駕司主

裁衛京[illegible]艘

事大司馬劉器其能事條以辦駕部故董貢艘衛卒苦積役僅餘皮骨公計生之言於大司馬裁去三百餘艘攤江濟兩衛中貲水夫工食之餘而四十衛之困稍稍甦矣他如清蘆洲均國課蘇水兵要政悉舉江淮有一二悍卒譬于戶某流言本兵將以水卒充操練私歃血伺隙而起聞者殊恐公夷然不動叵測者輒自解散徐治其爲首者數人而已癸酉 今上改元覃恩封父如其官母封安人甲戌丁封翁憂不移時奔歸同官以公所積貯羨金若干爲襄事助公固辭服闋需次都下見江陵父死不歸甚非之以衆

主故不爲題評乃約沈修撰君典上書以諷江陵不能從會言者益衆輒發謀出公業心銜之矣十一月補刑部貴州司主事既獄滯訟立得其情部有獄夜一人直之公入以其間訊諸罪人枉直狀書於簿冀爲異日昭雪地常省其饑寒拊其疾痛不以囚故棄也戊寅春大婚禮成爲九事以上皆切中時敝疏傳都中紙爲貴中勸 上躬攬大政無使旁落江陵怒而不敢言九月轉部員外郎十一月出爲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南韶叅按廣直指爲江陵私人屬以陰搆之也公前疏明舊制欲司道與直指均禮故江陵

以此難之出都猶以遵勑諭申憲綱請入粤又上風紀未盡十二議雖涉外臺而意實以繩政府直指初亦避公風采三越月爲要人累嗾不得已露章劾公谿無可汚藏不過枝梧其詞以咎風旨耳時粤方中寇公履任一月即奉撫臺檄出淸遠督兵條東寇事不下千百言大都主撫而不主戰主善後之策而不主目前之計情形曲折明如指掌次第行之諸寇斂迹矣而得旨降調解任馳歸薦紳父老塡道牘送爲之出涕明年補鹽課司提舉庚辰大計置公老疾中當是時宵人比周相與傾公銳甚而公亦以此名聞

於世壬午江陵敗諸言事者立致通顯鮮謀及公者乙酉以臺疏得僉憲舊銜致仕辛卯李敏肅言於家宰陞公乃補楚臬公以母老不便遠出堅不欲行會又有阨公者乃決意乞歸有旨同籍聽用而公宦途之跡如埽矣當權臣橫甚弱者靡之以爲利強者攻之以爲名公獨以身折其衝而卒之無顯名無後利豈不爾然不緇之心胸哉平生之學載所爲書甚具曰某集若干卷某集若干卷其言閎博透迤詞辯縱湘大歸冀以西來之意密證六經東魯之矩步〻二氏以是行於巳亦以是言於人至晚節爲四子訂淵

則一歸乎實而公之所詣彌不可及已嗟乎公爲人
取須立行一意而或至以違衆賊世譏焉然古君子
之心有親戚不知而所推之姖知之鄉曲不知而千
里之人信之者于公奚疑公生嘉靖丙申正月九日
距卒年七十有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九終